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PL
988
Y72
1920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gift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8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ssangmaedangsnsa008800

段梅堂遺稿 全

副提學公遺稿附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ANMUN
SEP 30 1969

NO LONGER PROPERT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雙梅堂先生逸稿目錄

卷之一

詩

月夜思金李雲 駟孫

巨濟鎮潮門雨中逢喜聲寄權李所知

信宿鷲城館追感大父遺事

心

贈柳謙齋熙潤

在湖省追憶濟郡時事

贈崔司書謫中

輓權學士 漍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題嶺南樓
輓李生晩達
輓洪進士允誨
送朴佐郎塬西赴
雙梅堂
題端川郡樓
和韓承旨李詰贈別韻
原韻

疏

請勿許役僧度牒疏癸卯

請治僧徒不法疏 甲辰
再疏
因灾異請勉修 君德疏 丙辰
弘文館上疏 丙辰
因灾異請黜凶奸疏 丙辰

劄

請罷祝壽齋劄
請斬柳子光劄
再劄
三劄

啓

請黜柳子光啓
請斬柳子光啓
再啓

箴

御屛九箴

墓碣銘

通訓大夫行軍資監判官檜山黃公墓碣銘 幷序

附錄

甲辰逮獄顚末

　立朝事蹟上

卷之二

　附錄

　立朝事蹟下

　祭文

　諸賢寄贈

　行狀

　墓碣銘 幷序

　跋

附副提學公逸稿

賦

詩

疏

筵奏 出中宗實錄

跋

雙梅堂先生逸稿目錄終

雙梅堂先生逸稿卷之一

詩

月夜思金季雲 駟孫

分袂南樓正幾時滿簾明月故人疑知君觀樂園中在此夜興懷又憶誰

巨濟鎮潮門雨中逢喜聲寄權李所知

橘燈寒雨夜來零幾度南天映北星韓額重新唐殿宇張符己碎漢朝廷凝城曉月登簾白花郡朝霞入袂青掃盡氛氳開直路知君效力魯麟經

信宿鷲城館追感大父遺事

靈州謠俗誦餘風梅蘂氷堂幾度紅東史有傳泉木句此心追感淚濛矓

心　贈柳謙齋熙潤

心是腔中一箇公無欺不蔽卽吾工眞將妙用加諸物着時多得遏存功

在湖省追憶濟郡時事

回憶三年坐瘴雲誰將蕙佩贈吾君翰王精華今復覲師門有賴琢磨文

贈崔司書謫中

進憂身是退憂身逢轉途中暮幾春巴岳前宵愁月

客驚城今夜詠鵑人臨風落日難懷夕聽雨殘更不寐晨旅夢爲何長鬱結寄言從此莫沾巾

輓權學士 㴇

多君聲價動南州孝友謙恭世莫儔白雪槐山今幾歲黃花鹽嶽忽翻秋家傳詞賦行餘力德具文章篤自修不朽吾公千古跡金烏江水永悠悠

題嶺南樓

獨凭危檻望遥天一點螺峯鴈陣前賢達古今陳迹裏江山圖畫此樓邊層林木葉鳴秋雨遠浦人家裊夕烟大醉高歌仍大噱白頭遨遊莫赴芳筵

輓李生晩達

洛上江山空王津嗟君才學惜青春悠然黙數今朝
事羅府分明選用仁

輓洪進士 允誨

淸白家中好學人不知不愠老天眞靑州古渡丹楓
下星吊藍關月影淪

送朴佐郞 埰 西赴

風流洛社感前塵送子西營淚濕巾忠孝腷肝應有
勇願言鼓義掃雄薪

雙梅堂

麻姑千載著仙靈植物由來倍勝形当畔松林移島
産先生在巨濟齋來松子種于堂前月邊梧樹映明
亭初心己着槐蓮紫晩節相關柳竹青悼念箕淵衿
屨冷梅堂坐待幾時經

題端川郡樓

白首征鞍上悠悠不自休關河千里外燈火五更頭
旅况偏驚雨鄉愁更値秋東行見山水那似我林丘

和韓承旨李喆贈别韻

一旬餘日一塲遊密誼還新告别秋此後思君西向
夢幾時歸渡洛江舟

原韻

携酒晶門咏句遊李公杜老别離秋臨行唱送陽關曲洛水寒波是去舟

疏

請勿許役僧度牒疏 癸卯

伏以無官守無言責非不知出位論事之非也然臣等被 殿下豊芑之澤受 殿下大烹之恩濫齒虞庠莊修待用衛道之心愛國之誠曷嘗斯須有替哉此臣等所以冐雷霆之威而犯不韙之罪也臣等伏覩 殿下自卽位以來赫然有意三代之治尊崇正

道排黜異端凡僧徒之無度牒者悉令充軍一國臣民孰不欣抃今者營繕一興募召僧徒一月之役許度其身始定之額至於二千其數已多矣又於今月初六日下旨數外僧人限是月晦日許令赴役臣等固知 殿下所以爲此擧者非崇信其法不過恤民隱而分其勞耳然臣等謹按書曰令出惟行不惟反是以法一則民慢令此無度牒之僧皆前日避軍逃賦干法之民也縱不能據法而懲之其可從而度之乎臣等恐國家之法從此而不信也且民者邦之本也臣等不知閱月之間僧徒之赴役者幾千人矣

如其數而度焉則是以一月之功而免終身之役也以一宮之營而失千萬之民也其於邦本何借曰此輩度與不度均爲遊民度之何損不度何益則州府郡縣猶或有援而充其軍者矣亦有勢窮事迫跳身無所還爲良民者矣而况春耕秋耘沾體塗足農甚勞也荷干執戈挺身冐刃兵甚危也人情孰不惡勞而喜逸憚危而欲安乎然而不去者特免之無術逃之無路耳若度牒之易一至於此則臣恐人皆曰某役將興矣吾農可棄也某工將作矣吾軍可逃也髡而爲僧托跡桑門者何可勝計哉是開之以其路教

之以其術驅良民而爲遊民其弊固不些矣臣等又按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夫良民固　殿下之民而僧徒亦　殿下之民也然民之勞者莫如良民民之逸者莫如僧徒其勞者猶可以供上役矣其逸者獨不可以供上役乎數旬之役猶且度其身以賞其勞彼終身服役之良民　殿下將何以賞其勞乎伏願　殿下發乾剛之斷慮久遠之圖凡僧徒之赴役者勿許度牒則國家幸甚吾道幸甚

請治僧徒不法疏 甲辰

夫國之爲國以有人倫也人倫之所以明者以有學

校也然則學校之於國家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根將疏其流必濬其源將茂其枝必培其根是故古之帝王莫不以是爲重夏而有校商而有序周而有庠其治化之盛巍巍卓卓莫與爲京自是以後更千百代雖道有升降治有汙隆人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者皆學校扶持之力也恭惟我 太祖康獻大王應運開國首建學校鳶魚之化芹藻之詠於倫於樂垂百年于玆矣不幸 聖明之朝大有吾道之變今月初五日佛者之徒羣入中學攻刼儒生縛而毆之於大道之中臣等椎胷扼腕爲吾道流涕爲國家寒心

吁天關陳血誠庚幾雪學校之耻於萬一臣等竊謂虎豹蛇虺物之害人者也夫苟狺然而噬呀然而嚙則人必屠斬擊殺而後快於心今也無父無君禽獸之徒公然逼人于首善之地汚我衣冠虎豹之暴蛇虺之毒殆無以過也不至屠殺不足爲快昔魏王盡誅天下沙門疑其刑之濫也而君子與之者以其罪誠有以當之也當時天下之僧未必皆如此其悖也而猶且盡誅況甚於此者乎且深入山林苦行修道本釋氏之道也橫行閭里已爲不可矧今凌犯學校暴辱儒冠者乎然則此等之僧非惟吾道之罪人亦

爲釋氏之罪人也彼爲僧者滅絶人倫充塞仁義夫人得而誅之胡不自戢而反攻學校乎易曰履霜堅冰至向者回佛藏世而不誅今又赴役度身者多至千百其漸之長遂至於斯此而不誅禍變之來曷可勝言伏願 殿下亟命攸司置之極刑竿之都市則吾道幸甚國家幸甚

再疏

謹按易曰童牛之牿又曰羸豕孚蹢躅始之不謹而能保其終者未之有也恭惟 殿下卽位以來敦尚儒術修明學校猶慮異端之漸或有所起凡尼舍之

在城都者悉令撤去僧人之無度牒者盡籍軍額庶
幾正道大行邪慝不作頃者圓覺寺僧等詐言佛能
回生以惑衆聽都人士女靡然奔趨異端復盛之漸
已萌於此今又以宮闕修膳募召僧徒許度其身者
無慮數千人臣等恐異端漸長之兆又萌於此也
殿下以高明聖智其於佛氏似是之非固已洞照矣
臣等亦知　殿下不崇佛也然彼僧人愚昧之徒習
見　殿下如此等事妄謂　殿下崇奉我教我雖縱
意恣行必不至於抵罪也至乃以微釁必忿羣入學
中制挺舉石排門碎牕環而攻之束縛而敺之於大

道之中脅歸內需司強取招辭臣等恐異端之盛至此將不可遏也國家設法司辨人曲直今此僧徒不歸諸法司必於內需司者非以法司爲不公誠以其心有所恃而然也捨此不誅前朝杞闕之漸將自此起矣伏願 殿下辨之於早察之於微懲一人以警其餘則吾道幸甚

因灾異請勉修 君德疏 丙辰○爲弘文館副提學時

和氣應於有德咎懲生於失德臨御以來嘉氣尚凝陰陽繆戾乾文失度坤載不寧霜雹震雷石隕水潦殆無虛歲而今又慶尚郡縣十七地震三日或日至

四震變異甚鉅不勝駭愕謹按前志君弱臣強暴虐妄殺則地震女謁用事則地震外戚專恣宦寺用權則地震刑罰失中獄有冤枉則地震外夷侵犯有四方兵亂之漸則地震探天人之情參古今之論變不虛生必有所召今 殿下聰明英毅摠攬權綱羣臣承順百官効職不可謂君弱臣強也寬仁慈恕體元育物欽恤論刑必賜三覆不可謂暴虐妄殺也獨有驟陞混進久居非位者豈外戚專恣之端乎有濫陞瀆賞恩澤異常者豈宦官用權之端乎內人戚族貪緣宮禁窺覘免己役豈女謁用事之漸乎富商觸憲內

旨未咸妖覡逃法特賜勿問豈獄事失當之漸乎倭寇潛伺𡨥及戍臣野人匪茹搶掠邊氓此外夷犯邊之漸也臺臣執法諫垣駁難於捨己嗇於從人此拒諫自用之漸也且應天在於修德修德在於勤學

殿下卽位以來御經筵接羣臣臨朝視事之日蓋可數矣

弘文館上疏 丙寅○疏凡十三條一曰正心二曰立志三曰勤聖學四曰從諫五曰嚴內外六曰重爵賞七曰興學校八曰尚節義九曰正士習十曰闢異端十一曰崇儉約十二曰親君子十三曰遠諂佞○史錄所節畧著依載

其嚴內外曰頃年以來宮闈之政尤失其道有戚屬

私謁婢子問安紛紜閙擾宮門如市　殿下新服厥
命舉事立政宜無所不謹其尤所當謹者內外之分
也其重爵賞曰近來爵賞之施不法舊章或一事稱
旨輒與不次之爵以微秩超至堂上或至崇品或闒
茸無賴乘時因事攀緣趨附以叨顯秩貂蟬之繁至
不可數　殿下承積弊之後監極亂之政宜先痛改
近者因臺諫公論　命改冒濫而宰相及正職則勿
改彼微品雜類已不足道宰相正職朝廷所顯用尤
所慎簡豈宜以非功罔德濫授高秩以長躁進僥倖
之風乎其正士習曰頃者廉耻道喪奔競成風至於

冠儒冠者猶謀躁進求爲濫役求爲肄務官且於甲子冬以律詩試士其命題之意在於欲殲士類有識者所不忍製應試之士阿諂迎合巧言邪說鋪張敷衍無所不至以竊科名士林唾罵羞與爲齒況試藝之時己不依科場之例請罷其榜廢其人以正科目且金壽御辛殷尹皆以士類久齒朝列至爲堂上而壽御遭母喪未數月爲兵曹參知談笑戲謔無異平日肉炙不熟發怒牢夫及其反正之後又不即反服殷尹攀結內人假托其勢攘奪人家畧不知懼如此之類不宜玷諸朝右汚衊士風請付有司明正其罪

其闢異端曰　殿下卽位之初城中寺刹勿令復立
外方寺社亦禁重創近日還寺社之田復忌晨水陸
之齊以開崇奉之端請亟還其　命永絕異端昭格
署星宿廳之類竝皆革罷其遠諂佞曰頃在廢朝姜
渾以文學著名及在喉舌之地專事迎合凡傳旨應
製緣飾傅會務於媚悅以固寵幸曹繼衡奴事任士
洪以媒擢拔交結田同至引入政院房中陰致私款
其製革罷弘文館文以外藉公論內挾私憾陰中傷
人等語爲說以縱諛悅李希輔自爲微官因以妻家
依附內人綠水遂蒙顯授妖媚暗昧有同鬼蜮金祉

因緣娼妓媚事興清至以臺官私自獻馬以市恩寵
其承　命出獵擅發校生以爲驅軍閔孝曾素以清
介立名及至顯達專事阿諂務結權貴其遞咸鏡監
司而來親獻良馬與物產之異以市恩寵且爲獄官
專務嚴酷以毒無辜且壽永以士洪姻家表裡締結
多飾美女以進蠱君固寵至爲八道觀察使韓恂因
妹婿愼守英得幸爲工房承旨凡奇技淫巧之具營
繕建辦之事先意迎合督責太急又自驕倨以至捽
戉朝官若此之輩邪佞無狀士林坊齒不宜一日在
朝廷之上以累清明之治請一皆屛斥使不得齒列

朝著

因灾異請黜凶奸疏

伏以 殿下卽位以來革舊布新誕敷仁政無大失擧而天道不寧灾變屢興冬雷聲發氣暖如春夜有赤氣正朝日食太白晝見白氣貫日臣等考諸古籍人主卽位之初灾變之作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天之明哲命之吉凶未可知也今當正陽之月乃有雨雹之變雹陰氣也爲灾於正陽之月先儒謂以陰脅陽小人得志亂國之象也臣等謹考春秋僖公二十九年秋雨雹時公子遂專權自恣而僖公不悟至於禍

國昭公三年大雨雹其季氏專權得志而昭公不悟
卒爲所逐後漢和帝任用酷吏周紆刑誅深刻而永
元五年六月雨雹安帝信讒人而於延光元年四月
雨雹桓帝寵小人而於延熹四年六月雨雹靈帝時
常侍黃門用事而元和四年六月雨雹吳孫權時小
人呂壹作威用事而嘉和四年六月雨雹陳宣帝太
建二年六月大雨雹十年四月十三年九月皆雨雹
時帝寵始興王叔陵卒致亂宋高宗紹興中凡十三
雨雹是由小人秦檜用事誤國天人之際前代之驗
如此不可誣也伏見子光挾陰賊之資懷奸巧之謀

濟以才辯鼓舞邪術凡所以害人利己者莫不攘臂
而爲之少與己忤必以計陷又善伺候締結凡勢之
所在必傾心阿付以爲鼓煽氣焰之資羽翼既多耳
目斯廣縉紳士林一有指斥其奸狀輒爲所陷故其
勢益張橫恣無忌其奸凶與任士洪一體而險巧過
之士洪既伏其罪況浮於士洪者乎靖國之功本出
於三大將子光當論功之時力求忝錄列其功於二
等亦已濫矣既而三大將以爲吾三人則專掌論功
不可并列己功子光亦遽曰我亦如是遂抹其名其
計蓋謬爲謙讓之辭而實欲投入於三大將之列也

以此遂參一等其術亦巧矣其在廢朝辛酉年間弘
文館論子光奸邪陰賊之狀而反爲所陷此亦子光
善中傷之一驗也又嘗以子光爲推官而臺諫論其
不可子光有所别獻而臺諫亦駁其要君及夫近日
爲領經筵而臺諫又以爲不可以此子光嫉縉紳如
仇讐思欲一快其忿而未得乃至近日始肆其術本
無功而自以爲有功靦然自處於元勲之列輕蔑朝
廷冐美權柄其要君罔上專擅威福恣肆無忌之狀
著矣近日子光無故上疏自列其平生暴其功勲才
美謬爲沈退以固其寵此非要君乎弘文館有所論

啓子光便詆以爲呂惠卿輩而欲置罪罟且子光疏意專主斥害朝廷縉紳指以爲黨必欲加罪請遍示其疏于朝廷士林其計欲使朝廷畏其氣焰而不敢言然後惟吾之所欲爲無不如意秦趙高唐李林甫等蓋用此術卒以禍天下國家豈不痛心哉且魚得江之卹民金貞幹之横斂雖信有是朝廷自當處置非子光所宜與一以示恩一以示威欲威福專出於己也書曰臣而有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豈不深可畏哉子光曾試此術於 成廟而不得徐居正作守職篇以詆其邪至今以爲名言子光其能掩其情

狀乎且子光聞其子房之病而送其奴也擅啓給馬乃爲一家之事而輒瀆於上其恣肆無忌一至此極子光之心術非徒滿朝士大夫知之雖行路之人亦盡知之夫擧國盡嫉而 殿下獨能容之乎不去此人後禍必大伏願 殿下明正其罪使不容於天地之間以答天譴以副公議

劄

請罷祝壽齋劄 燕山丙辰

孝子之思親無時焉不思故霜露既降則必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則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而終不

可得見則孝子之情寧有旣耶匹夫猶然況人主乎
殿下繼體　成宗踐位行禮四年于玆終身之慕
雖在深宮燕閒之間有不容少懈者況藏祀原廟周
旋登降肅然若有聞乎其容聲則不知天衷何以爲
心盍亦思其意而不敢妄乎夫正誼明道不惑異教
成宗之志也所以罷祝壽之齋禁度僧之法黜倭
佛之儒之類繼書于策以之請謚于天朝以之納誌
于玄宮斯乃二十六年之實錄也　殿下豈忍背之
而從於邪耶其在平日縱不能違　大妃教有不暇
念當親灌之際思　成宗而不見則其可不思乎日

之志耶思其志而不以善繼尚徇　母后而起刹於
神道尚靜之地則其可謂之大孝耶伏望亟罷其役
以成先王美德

請斬柳子光劄　中宗丁卯

自古帝王之爲國必先去小人如其不知則已知則
必深治而痛絶之當如猛虎毒蛇不可少緩以其兇
險毒害之心信然未己伺間低隙有時而發必至於
戕害士類傾危社稷而後己故也况子光小人之尤
者其害豈特如猛虎毒蛇而止哉在　成宗朝子光
與士洪嘗欲一試其術而賴　聖鑑洞照削切竄逐

誠以一時之功不足以贖其亂政之罪也然士林猶以爲未快深以後日之禍爲懼其後放還復職不失其祿此正 成宗慈詳之過也若當其時幷置重典則安有廢朝誤國之事也其導君爲惡紊政亂紀殲滅士類幾危 宗社者專以平日不容於公論挾憾蓄忿乘時以逞也禍亂已極雖誅士洪已無及矣況同惡一體之人得保首領可乎苟脫於 聖明之誅巧托功籍自以爲得計蔑視朝廷侵掩相權顚倒毀譽竊美威福情狀已著不可掩覆公卿大臣皆以公論爲是而制伏老奸止於罷職則彼豈悔責而自反

者乎將磨牙切齒欲肆其毒者當益甚於曩日矣是猶制猛虎以篋楚非惟不足以懲惡適足以激其怒而益其暴也異日之禍有不可勝言者伏願俯循公議明致典刑永絕後日之禍

再劄

子光之子房奉使南海州縣宰殺牛狗輪日支供房親索皮肉設架乾脯聚工製造自齎緣磻分付列邑販賣木花應供之人其麗百餘放閑一朔勒定生麻四十束一以公文徵督急於星火一方騷擾其弟軫席父勢熖縱恣無忌擅開宮門以黜禁兵橫悖無比

有宰相之妾在光州軫聞其美素欲竊奸一朝秉宰相之謫奪而私之承乾軫之子也孫同子光之孽婿也無絲毫之勞而只藉子光僞功忝累勳籍其欺詐誣罔罪不容誅子光前日所啓臺諫之言不應皆聽者欲爲此庇而陰杜公議也丧邦之禍實在此一言今上自公卿臺諫侍從下及士庶軍伍莫不切齒痛憤皆欲置之極刑 殿下何惜一老奸不與衆棄之耶伏望 殿下亟置重典幷治房軫恣横之罪削奪孫同承乾冒忝之功而竄逐之以快衆心以靖朝廷

三劄

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今觀子光陰險詭譎狙詐多謀締結士洪濁亂朝廷一忤於己輒加中傷思害士類一網打盡此非心逆而險乎釋親之服服君之喪人皆疑之自以爲是詐示其忠以沽新寵此非行僻而堅乎沮其公論逞其詐謀乃啓曰臺諫之言不應盡從至於褒美劾罷守令欲使 上意信己而疑臺諫則其言僞而辯可知率爾上疏自叙己功以固其寵又誣士類指以爲宗直餘黨謀陷于

禍欲使國人畏己而不敢議則其記醜而博可知大
策旣決聞令徃叅則乃迫於勢非協其策而至於論
功之時百端窺伺冒占一等靦然自肆此其順非而
澤者也有一于身猶足爲小人況五惡兼有之哉此
小人之尤者也伏願 殿下察五惡之事行君子之
誅

啓

請黜柳子光啓 時爲弘文館副提學

殿下卽位之後灾變屢見今此正陽之月雨雹此陰脅
陽小人用事之應也子光以無狀小人在 成廟朝

交結士洪濁亂朝廷故削功遠出後雖蒙　宥終不任事今者稱爲府院君干豫朝議又典禁兵災變之作必由於此廢朝與李克均交結者皆被重罪而子光士洪并得脫免反享爵祿是必與士洪締交相依陰附於內明矣前此孰不欲暴白子光之惡而恐被中傷未之果爾請永黜遐裔

請斬柳子光啓

子光在　成宗朝交結士洪陰害玄錫圭錫圭乃正士必欲陷錫圭者交士洪故也至於廢朝無緣詣
闕啓曰尹弼商李克均皆有大罪請置重典并誅子

孫其時任士洪亦進差備門啓曰李世佐之罪與亞夫發怒於不置著之罪同科請誅之即諭子光子光亦以誅之甚當爲對其內外締結以濟奸術可知戊午年子光指名流曰宗直門徒盡欲滅之力止盧思愼分揀之議若其術得行則文士無孑遺矣廢主推問士類嘗投刺克均家者子光士洪初皆與焉旋復棄之此媚悅廢主之故也請快從臺諫之言

再啓

子光黨結士洪欲殺玄錫圭罪一也韓明澮元勳大臣而因微罪請殺欲奪權固寵罪二也戊午年因金

駙孫事幷誣陷無辜以開廢主妄殺之端其禍蔓延以釀甲子乙丑丙寅之禍又唱深治駙孫友人欲殲士類賴盧思愼而止罪三也李世佐定罪事收議時獨議請幷殺其子以此殺世佐四子罪四也無緣詣政院請殺尹弼商以此弼商及其子皆死罪五也廢主深嫉李克均推問投刺克均家者幷竄之士洪與子光二人以交結克均將竄而止尋皆復職此與士洪交結阿附內間其狀顯著罪六也觀此可知子光甘受極刑

箴

御屛九箴 幷序○丁卯

恭惟 聖上龍飛紫極嗣大曆服首復弘文館日開 經筵夜又召對一日 宣下素屛 命臣等書鑑戒之辭以進臣等承命祗懼謹撫事之切於君德關於治道者分爲九條各賦箴因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昔我湯顧諟天之明命銘于盤日新厥德武王聽師尚父丹書之戒退而杖席戶牖莫不銘夙夜省察今我 殿下潛心書籍日 御經筵未嘗暫輟其躬行心得之

功固已默運於穆穆之中矣然必欲書諸
左右將出入警省猗歟此心豈不與成湯
周武同符於千載之上乎若其始勤而終
怠人心道心交戰於中無有以勝之則雖
伊尹太公端委左右亦無益矣況空言乎
唐憲宗採歷代龜鑑之言書諸屛以觀省
可謂美矣然而平蔡之後侈心遽起屛障
雖在志慮已侈向之勸戒之言亦無救矣
豈不深可惜哉臣等伏願　殿下兢兢業
業無小間斷以湯武爲法以憲宗爲戒愼

終如始則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將於
是乎益永矣
心方惟危外物侵軼耳悅於聲目蕩於色居欲其侈
麗體欲其安佚況乎君心難明易晦八珍羅於前九
重邃於內閹寺乎與居綺紈乎相對便嬖常近而可
親正士稀進而易退讒諂於焉而投隙技巧有時乎
悅目罔念作狂卒至顚覆在昔放勳峻德如天明積
一身光達八埏重華精一允執厥中推以物至萬方
昭融惟茲厥心治亂關是放則歸亂存則歸治不敬
則放非誠曷存克去外誘涵養本源戒愼乎幽獨況

潛乎淡泊孜孜於鷄鳴翼翼於日昃虔虔夙夜惟堯舜是若

右正心

堯舜之言可法典謨是載文武之道可繼方策猶在其後興亡紛紛幾代惠迪者興從逆者滅可師匪善可戒匪惡在漢光武新復舊物未及下車先討經術在唐太宗初定亂畧潛心墳典夜分不輟惟彼元帝之善史書靈帝之愛尺牘陳主玉樹之辭雖麗何裨梁帝老子之講雖勤奚益嗚呼肅肅廣廈穆穆細氈髦士環侍勸誦在前遊神於帝王之術絕意於紛華之域夜以繼晝自強不息雖休勿休罔倦于勤如或

不敏聖狂乃分　右勤學

天無形乎有日月星辰以垂象天無聲乎有雷霆風雨以相盪其無心也何禍福必于善淫其無知也何視聽自我民心有照其鑑有赫其臨詩云靡常書曰難諶事之有道曰敬而欽惟聖克念上帝是祗顧諟明命于時保之惟狂罔念侮慢自賢罔畏其威自絕于天昔有聖君二帝三王克享天心天斯降祥昔有暴君夏傑商辛慢天虐民替國僨身嗚呼皇天親于克敬王敬作所祈天永命勿謂浩昧而難必勿謂幽暗而可欺天維顯思日監在玆　右敬天

伊昔西伯創業惟艱刑于寡妻罔敢或盤關雎之化
隆於二南其德遠被如葛之覃施于子孫八百其曆
厥後寖以實亡周國爰逮季世陰化漸迫禮防遂弛
厲階斯作穰候擅權實藉芊后楚王失刑亦由鄭袖
漢成淫湎權歸外戚飛燕內蠹皇統遂絕奢欲若寡
閨門自肅銅香金塗在所禁斥流水遊龍亦所裁抑
貽厥方成克昭內則　右嚴內外
成湯革夏肇修降衷克綏厥猷于民建中武王受命
乃訪九疇惟皇作極彝倫以修天地中閒惟此道耳
聖王不作邪說乃起逮至漢明佛法始出蔓于中國

其禍孔棘在周世宗正道是遵毁佛鑄錢用濟斯民
禁度僧尼以培人倫是以朱子特書是美温公亦曰
可謂仁天於皇聖上新服厥命當恢正道以廸百姓
寺刹勿令營建緇髡必去根株杜荒幻之邪經開禮
義之正門扶植綱常尊崇儒術追蹤哲王使吾道復
明於一國　右崇正道
正士嘉穀培養當及時佞人稂莠除去猶恐滋蔓舜
去邪嘉言罔伏愼厥身修庶明勵翼是謂昌言禹拜
而愈身苟不修曷辨賢愚獨立敢言者有幾因緣固
寵者皆是陳善閉邪者可憚巧言佞色者可喜正直

者易踈諂諛者易狎狎則將歸於信任疏則終歸於擯斥明王愼德其明如天陰翳自去淸光洞然寧有邪氣敢穢其間灼傚孔易照奸何難王于鑑此先哲是勉如欲用賢惟昧爽丕顯　右辨賢邪

舍己從人重華所以明目從諫弗咈成湯所以懋德一哉厥四百王所則有漢文帝樂聞讜議郤坐是賞攬轡不忌是以海內歸於禮義有唐太宗虛己優容王魏抗論莫不樂從佞臣裴矩亦和爲忠成帝嘉朱雲之言折檻勿修魏文容辛毗之諫牽裾不尤言若不納旌直何功諫若不入和顏匪衷肆昔聖帝罔或

怠忽敢諫有鼓誹謗有木善言輻湊無有壅閼洞然四海入我心腹彼昏不知自聖而愎逆耳則慍遜旨則悅人將觀望孰効忠直勸之斯言猶或結舌聽若邈邈言誰諤諤王鑑于玆其永無斁　右納諫諍

放勲溫恭克昭儉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大禹克儉卑宮惡服儀狄是疏旨酒是絕成湯儉身先民是若不殖貨利不邇聲色夏癸昏淫肉山酒池耽樂未竟九鼎遷移商受沉酒瓊宮瑤臺侈欲未窮寶衣成灰明皇御宇先儉後奢錦繡之火纔滅霓裳之舞何誇卒致羯奴亂我中華晉武應籙始明終狂雉裘之灰

未冷羊車之遊何荒竟使五胡亂我黔首上無侈欲
之念下有逸樂之福不作無益之事不貴難得之物
目不悅於雕鏤手不持乎珠玉留心乎庸功盡力乎
穡事惟懷永圖愼終于始　右務儉約
刑以糾奸賞以酬能賞僭則賢者不勸刑濫則惡者
不懲由是明王於玆是尚不剛不柔無偏無黨衆棄
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輕重不欺於權衡愛憎不
留於心膂虞朝賞刑民協于中亦以擧賢八元登崇
漢文寬仁化民以德犯蹕不死盜環不族湜瀠上書
肉刑乃輟釋之抗論嗇夫不擢上帝孔昭臨下有赫

淫者是禍善者是福惟聖是憲於穆對越無曰高高惟曰業業官不及於私昵刑必施於凶人王惟戒玆以乂我受民　右慎刑賞

墓碣銘

通訓大夫行軍資監判官檜山黃公墓碣銘

幷序

公姓黃氏諱璡字次王昌原大姓也其先顯於高麗有諱石奇自中朝陪大長公主東來官至平章事封檜山府院君謚恭僖公於公爲五世祖曾祖諱善慶大興縣監　贈吏曹參判以幹能名世祖諱智軒副

司正考諱茂蘇秉節校尉以兄弟之故弁罹連坐法廢痼禁網解遂不仕連世卜居于榮川之別墅因家焉命其居曰梨峴用京中舊居坊名也校尉公娶平原都護府使李師程之女歲辛未十二月十三日生公公自少遊學有文名爲儕輩所推　成化十四年始補司圃署別提遂例遷爲主簿爲監察憲臺爲掌苑　弘治十二年冬出守嶺南之鎭海縣縣民殘吏頑古稱難治邑守不得考滿者積三十餘年公恩撫威畏誘掖以莅之吏民便焉由是陞授軍資監判官鎭海人至今有去後思公配淑人李氏即吾同産姊

也少公一歲丙寅四月十四日卒是年九月初五日
公繼逝嗚呼痛哉享年五十六曾祖諱原自 太宗
朝爲首相封鐵城府院君謚襄憲祖諱增 贈吏曹
叅判考諱泙 贈承政院都承旨外祖姓許諱樞官
至上護軍吾姊氏承家風行出天性家道之整吾何
必敢稱公卒之逾月合葬于榮川治北助卧里癸坐
生四男三女長曰孝信次曰孝誠次曰孝儉次曰孝
恭年雖少才行出衆鄉黨慕之吾知龍變虎化振起
其家業者也女長適進士陳福命次適進士鄭磯一
女幼如鸞如鵠如竹如梧皆稱家兒也異日之慶其

在茲乎是可銘也銘曰
生而種德死有餘慶公有蘭玉將爲瑞世之寳咼公
有宅兆山高水長明以淨淨雯千百載魂魄耿耿

附錄

甲辰逮獄顚末 出三朝實錄

成宗十四年癸卯九月十一日先生同館學諸生 時爲成均生員 上疏請勿給役僧度牒 疏見元集 傳曰予非樂興土木也今昌德壽康兩宮皆雨漏傾危而壽康宮尤甚故不得已舉此役而軍卒少故召募遊手之徒以赴其役欲速竣其功耳非予崇信佛法而

然也以此而建設寺社則爾言然矣且朝廷有政府六曹與議政而言其是非固非爾等所議也但當各修其道也生員鄭汝昌等啓曰臣等非以役僧爲非也臣等以爲一朔之勞得受度牒則斯可矣今此一官之役僧至於千萬則後之欲免軍籍者視此爲藉爭起剃髮以待國家之營繕矣爲僧者日多則吾道之不幸也 傳曰爾等所云役畢而不給度牒者是何法也爾等雖作小家猶聚役人況此大擧乎且爾等所言必有從傍敎之者矣今此僧度何害於吾道也

甲辰二月十二日先生與館儒以僧徒歐辱儒生事上疏請治罪(疏見元集)御書疏尾曰初聞僧徒攻儒予亦驚動夫釋氏少去父母長絶妻子無君臣之道有空寂之想宜塞其源以淸其流然不可誅剪而盡滅其徒今視汝等之疏曰置之極刑竿之都市此則勢不可行也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此君子無所不盡誠者也觀汝等之意非所以潛心正道匡輔衮職者也且赴役度身等事非汝等所當知也

十三日先生與館儒再疏(疏見元集)傳曰時方推鞫

而爾等敢欲殺之是爾等欺侮君上輕忽朝廷知有身而不知有上也仍問于承政院曰於卿等意何如承旨等啓曰學宮非雜人所可得入而異端之類欲害儒生攔入無忌故今此儒生等憤不自勝而然也但時方辨其曲直而遽欲殺之是則過矣 傳曰僧之毆儒生固有罪矣儒生慢君亦豈無罪命下亂等十九人于義禁府

十四日司諫院正言安瑨生等啓曰僧徒法不當出入閭閻況成群突入學宮縛執儒生乎此前古所未聞儒生等抗疏未爲不可而 命下獄於事

體何如　傳曰凡有罪者辨其是非雖至死必與政府六曹臺諫議之皆曰可殺然後斷之今此僧人與儒生只相毆鬪耳若僧人之罪當死而予不殺之則儒生之言宜矣時方推鞫而遽欲殺之是知有身不知有法也故下義禁府司法而言之若此亦欲殺之乎

司憲府持平梁舜卿啓曰臣等聞儒生以上疏繫獄未知所啓之言但儒生之言必非一己之私雖或不中亦宜包容外間如聞儒生上疏被囚則必至驚駭於事體如何　不聽

弘文館典翰金訢等上劄子略曰前者將度僧不
可事再瀆 天聽 御書曰卿等規諫正中我病
臣等之至爲淺陋不足採納而 聖訓至此含己
從人之美至矣臣等伏俟 兪音已有日矣迄無
可否臣等竊惑焉書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大抵
人之於過也不知則已知之則當改之不俟終日
若知過而不能改則不如不知之爲愈也今 殿
下既以臣等之言爲是則當卽擧而行之伏望特
降渙號罷遣僧徒且昨日下儒生于獄朝臣有言
事不中尙且優容之況狂簡之小子徒知闢佛而

不識朝章予以狂簡之言罪之則非所以抑異端崇儒術之意也其爲累德不爲少矣昔在 世宗朝儒生抗疏闢佛至引梁武餓死臺城之語 世宗亦不之罪焉此 殿下所宜法也臣等親戚亦在縲中然引嫌不言豈事君無隱之義乎是庸強聒不已

成均生員李鰲鄭汝昌等上疏曰臣等沐浴淵魚涵泳菁莪讀聖賢之書明帝王之道不過闢邪存誠致君澤民而已國家之所以建學立師尊尚儒雅黜百家之流敦五典之教者亦不過羽翼正道

扶持國脉而已然則闢異端衛正道以輔相我國
家者固臣等之分也其肯坐視僧徒亂我風化之
源而含默不言辜負我　聖恩哉大抵學校所以
明人倫而朝廷之本也今此僧人輩入學宫攻刼
儒生非特毁亂吾道其心無所忌憚而淩蔑我朝
廷也罪固不容於誅矣昔魏王盡誅天下沙門綱
目特筆與之臣等妄意當時天下僧徒豈盡共犯
以大辟者乎然而朱子與之而天下萬世所以爲
快意者誠以惑世誣民其罪足以當之也臣等非
不知雷霆之威無不摧折也萬鈞之壓無不糜滅

也所以區區再瀆　天聽者誠以忠君衛道之心不能自已而然也今者李胤等十九人繫于詔獄臣等固知　殿下非厚於緇徒而薄於儒生也必是奏疏之辭適忤　天意之致也雖然人不可家諭而户說則豈知　殿下非眞信釋氏而然也昔漢高帝以寛仁大度從善如轉環而有慢駡一事以累其德　殿下即位以來儒生因劾僧見囚者再焉(按貞熹王后曾設佛齋而儒生疏劾被囚)　臣等竊恐千載之下因此而議　殿下也嗚呼堂下千里　君門九重言不可盡意疏不能盡言而臣等奮激之意固不

能一一陳之矣況臣等與胤等十九人始與之同疏則其可安於枕席而以得免逮獄爲幸乎伏望殿下下臣等同囚于獄不勝至願 傳曰爾等欲就獄者何事歟李鰲等啓曰前日 上教云何以使我遽殺無辜歟臣等之意不如是故欲就獄以明忠君愛國之心 傳曰爾等欲使我殺人如草芥而謂之忠君愛國可乎李鰲等啓曰與人毆鬪罪不至死臣等豈不知之乎但此僧徒羣入學中繫辱儒生是輕忽朝廷輕忽朝廷之罪豈不至死乎 傳曰僧人定罪若失輕重則爾等之言固

宣也時方推鞫而遥度言之可乎且爾等言及於
貞熹王后烏得無罪李鰲等曰臣等非敢言及
於 先后也臣等之意以爲信佛之漸萌於其時
而流至今日故文字間及之耳 傳曰爾等之闢
異端則是矣生殺之權人君主之而爾等言之何
耶李鰲等曰異端害吾道臣等欲絶其根本耳非
敢與於生殺之權也 傳曰爾等欲絶根本今雖
殺一僧兩宗圓覺寺之僧詎能盡殺乎昔魏王盡
誅天下沙門而至今不絶爾等不知乎李鰲等曰
吾道異端自有盛衰彼盛此衰理之必然若懲一

人以警其餘則其徒不能鴟張而吾道自盛矣
傳曰爾等所言是矣然以當時觀之則孰盛孰衰
李鰲等曰方今吾道極盛故儒生抗疏瀆冒　天
威但有異端之漸故欲絶之耳　傳曰所謂漸者
何歟指佛回生事以爲漸乎佛非自回人所移之
者予不信之而大妃亦疑焉然所以不罪者以其
時方極熱若刑推則必有隕命者故承大妃教棄
之耳李鰲等曰今僧徒凌辱朝廷此實不赦之罪
也宋胡銓上疏云秦檜孫近可斬也銓亦豈欲生
殺之權移之於己耶　傳曰無罪之人敢欲殺之

何耶將下爾等于獄鞫之李瞽等曰臣等所以如
此者欲絶異端根本而衛吾道也 傳于弘文館
曰爾等所謂儒生狂妄不足論也反以我爲非今
此僧徒攔入學宮毆縛儒生我若遽命殺之則爾
等以我爲可乎不可乎金訢等啓曰儒生與僧相
鬪皆下獄成均館儒生不勝憤激而上疏 命囚
于獄外間聞者必相驚駭以爲 殿下尊崇異端
沮抑吾道去爾則臣等恐大累 聖德也 傳曰
爾等帷幄近臣言辭之間雖有小失猶或可恕今
方鞫僧未畢儒生等遽欲誅之其罪大矣容可赦

乎金訢等啓曰激切之言自古有之朱雲請斬張禹胡銓請斬秦檜張禹秦檜皆當國大臣朱雲胡銓遽請殺疑若過失而後世不以爲非亦不以爲權移於言事者今儒生言過中請借 優容 傳曰張禹秦檜皆奸臣也今若奸臣在朝則雖請劒斬之吾何禁焉是則不然儒生僭越之罪不可棄也金訢等啓曰儒生不識朝章言辭雖或錯誤固宜包容大司憲盧公弼等啓曰大抵上書言事之人其言雖不中在所貸且不聽其言則亦已矣又從而因之若是則誰敢犯威而進言乎臣恐言路

從此塞矣況此儒生不知朝章狂簡之士也當棄勿治大司諫成俶等啓曰儒僧相鬪臣等未知孰是孰非然儒生上䟽者遽命囚之臣恐言路塞矣傳曰僧徒毆縛儒生之事時方鞫問辨其是非政府臺諫未有言之者欲見發落而後議之也今儒生先斷國政其罪小乎曩因回佛之事儒生與僧人久滯于獄　貞熹王后教予曰時方炎熱不可久繫　慈教如此故放之耳儒生含憤積怨先后昇遐未幾而指斥非議之予甚痛焉大凡子弟在傍則不敢言其過失而儒生追議　先后時

事可乎儒生意必以爲我雖如此父兄宗黨滿朝營救百端吾何被罪則此豈無情乎故因之雖史官書之吾何嫌乎盧公弼啓曰大抵人君和顔色以假之臣下猶畏天威而不敢盡言况震之以威乎且儒生之言豈有他哉僧徒入學宮敺擊儒生千古所未聞儒生憤激而發言雖過中不可罪也

○是日 命召領敦寧以上 傳曰儒生敺鬪事時方推鞫未辨曲直而成均館儒生上疏請殺僧人竿之都市夫有罪無罪予當科斷與政府六曹臺諫共議而後施行儒生徒知有己不知國家大體

先斷國政欲攬威福之權且以回佛之事含憤積怨指斥　貞熹王后大抵人子聞人詆毁父母於心何如予欲罪之但不可輕易處置欲與卿等議之領議政鄭昌孫等啓曰儒生豈有情哉推鞫斷罪何如　傳曰儒生等實有罪然其心爲闢佛耳不可罪也皆放之

立朝事蹟上 出兩朝實錄

燕山丙辰五月十三日先生以司憲府持平啓曰今以李秉正爲永安南道節度使秉正前爲平安道節度使買盜銀被罪後爲都總管慶尙道節度使

皆被劾見遞今亦不可不改正且奉保夫人有罪
命收職牒中外咸以爲快遽命還給何所徵艾且
今雨澤尚未周洽命罷酒禁未便且請 御經筵
傳曰秉正事非分明非爾所當言予自經大喪
以來體氣憊弱少失調護輒至違和今則舌端亦
破未得御講耳不聽諫院亦啓不聽
十五日先生與正言權鈞啓曰金舜孫雖曰妄自
尊大傲慢君主然其罪狀未著不可斷以死刑請
聞罪名韓致禮汚毀風敎罪犯甚大請依律抵罪
李秉正其心貪汚不宜方面之任請改正奉保夫

人擅用公物罪固大矣不可遽命還爵不聽
十六日先生又與權鈞論啓韓致禮李秉正奉保
夫人金舜孫等事　御書答之曰舜孫之事頓舛
啓也史不有乎漢元帝時弘顯之奸詐窺伺元帝
之志操美國政而元帝知而不罪終無美德其不
由宦寺歟如此之罪雖大臣尚不赦宥而況刀餘
之人乎古云斷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實有
是也然不誅舜孫必有後日之患先生更啓曰伏
覩　御書　上疏允當謹按漢元帝知弘顯之奸
而優游不斷不誅戮之非徒終無美德漢業遂衰

今舜孫傲慢之罪 殿下快斷不饒貸實是美事然其傲慢之罪狀若不暴著中外則豈知 殿下用刑之出於至公至正耶請從臣等之言不從

十七日先生又啓金舜孫李秉正韓致禮事 傳曰宦寺之任惟務掃除而已舜孫稍解文字自負其才予雖命之以事若不愜於心則不奉行且其同僚中亦自負而凌蔑長上此所以傲慢君上不肖之甚者也若如此不肖宦寺與不肖之臣同朝其於 宗社何濟州牧使亦受命治民者也使之遲晩取招有何不可乎爾等如此強言之意予未

知之若強言不已則與舜孫無異矣

丁巳八月七日先生與副提學李世英因灾異上疏請勉修君德且請頻 御經筵 疏見元集 傳曰經筵雖重吾身亦重今若強御經筵漸成大病則其事反重於經筵也翌日都承旨愼守勤啓曰臣今見弘文館上疏今者地震之變獨有驟陞混進久據非位者豈外戚專恣之端乎此指臣而言之也請免臣職 傳曰弘文館年少之輩徒見古人所言如此云耳

雙梅堂先生逸稿卷之一

雙梅堂先生逸稿卷之二

附錄

立朝事蹟下 出中宗實錄

中宗元年十月十日先生起廢 按先生燕山戊午被謫于巨濟庚申賜環因廢處鄉廬 爲弘文館副提學 有傳曰成宗朝宰相退老沈滯者己曾書啓矣堂下官亦有沈滯者乎并書啓叙用以朴元宗爲議政府左議政柳順汀爲議政府右議政柳濵爲工曹參判洪景舟爲承政院都承旨洪淑爲左承旨鄭光弼爲右承旨安塘爲左副承旨李繼福爲右副承旨李惟清爲同副承旨尹壽孫爲大司諫李沆爲弘文館副提學成夢井爲直提學成允祖爲司憲府執義康仲珍爲司諫院獻納

二十一日 王受朝參 御朝講 賜弘文館藝

文館兼春秋司甕院提調通禮院宴于勤政殿
賜樂一等 命勿謝恩 傳曰歷代治亂之由可
爲鑑戒者書啓欲貼屛間以備觀省下教已久何
至今不入先生與同僚啓曰此事當與領議政大
提學議之近日領議政柳洵辭避不就職故未暇
爲之今當書啓
二十五日先生將本館上十三條疏疏見元集
史臣曰時言路久塞人皆以言爲戒疏中顯斥
大臣過失畧無忌諱士氣鼓舞咸曰如此直舌
皆在海島中國勢安得不殆

十一月二日 下弘文館上疏 傳曰其今六曹
判書以上議啓領議政柳洵武靈府院君柳子光
延昌府院君金勘海平府院君鄭眉壽昌山府院
君成希顔禮曹判書宋軼工曹判書權鈞左賛成
朴安性右賛成盧公弼户曹判書李季男左參賛
李蓀刑曹判書李諿等議金壽卿肉炙不熟發怒
宰夫辛殷尹交結内人攘奪人家曺繼衡交結田
同引入政院房中韓恂捽曳朝官等事推閲究實
爲當姜渾凡傳旨應製縁餙傳會等事恐非縁餙
傳會閔孝曾清介素著無阿諂之狀其獻馬喫物

産若緣有旨則不可謂之希望恩寵也具壽求雖
是士洪姻家其無締結之狀人所共知其進女事
身在戚里爲嚴令所迫不得不爾恐無蠱君固寵
之情其爲八道都統察使豈求壽所願乎李希輔
金祉今方推覈矣　傳曰疏論人不允之意言于
弘文館金壽卿等命下禁府鞫之
史臣曰得坐議席而議姜渾等事者亦有一時
逢迎之類寧不媿於其心哉
四日　御朝講先生以參贊官啓曰甲子冬應試
之士雖曰隨題製之其題曰盡誅鉤名期剪群邪

其時被誅人皆一時之傑也而作詩曰竄殛四凶澡世憤殲除五鬼愜人心又曰漸臺已戮謙恭莽漢殿寧容布被弘豈可以此一時之傑比之於如此小人輩乎況其時有識之儒則見題不作曰作此詩何面目見一時之傑於地下乎昔宋之元祐賢士自爲黨人作碑刻之石工不忍爲曾謂儒生反不如石工耶請罷榜以正士習　上曰擧子緣題意製之非其過也故不允臺諫合司啓曰具壽永在廢主時　闕內密敎之事臣等未之知也但此則非知採紅採青之例壽永所進美女思娘推

問之則乃曰於我隣家設宴壽永亦以客來叅見
我而問名翌日送奴馬招致於其家而因進於
闕內其一時入內吹笛女寶杯亦是壽永所進也
以此見之則壽永不待　君命而私自獻女以希
恩寵可知且臣等伏見弘文館䟽辭皆是正論不
可不從但凡事之是非　聖上豈不斟酌然不自
爲聖而必問於大臣大臣則不顧公論而專務私
情是亦欺罔也其中具壽永姜渾閔孝曾等謟佞
之事不可不推而大臣皆釋不論亦可推也且甲
子冬試士時有識之士則或有不入試者或有雖

入而見題不製者然則其應試之士用心之鄙陋
槩可知矣雖不罷榜請罷其職使不齒於顯職且
近年以來言路閉塞臺諫囊括不言 殿下非不
知也而昨日乃 傳曰寺社田等前無臺諫而不
言耶自古非無諫官也然諫官之言不言在於人
君之聽不聽如何耳況今新政之初固當求言如
渴猶恐臣下之不言教之如此可乎且近日臣等
所啓不即可否朝啓至午午啓至夕始有可否臣
等不勝缺望皆不允

同日 御夕講 下素屛于政院其令弘文館寫

古人勸戒可鑑之事以進

五日 御書講 傳曰晁楊事弘文館臺諫皆言之其令六曹叅判以上曾經政丞議政府府院君以上漢城府堂上等會議于賓廳領議政柳洵武靈府院君柳子光左議政朴元宗右議政柳順汀綾州府院君具壽永高陽府院君申浚延昌府院君金勘海平府院君鄭眉壽昌山府院君成希顔左贊成朴安性右贊成盧公弼左叅贊李蓀禮曹判書宋鐵工曹判書權鈞戶曹判書李季男刑曹判書李諿漢城府尹田霖吏曹叅判柳應龍兵曹

叅判許諿禮曹叅判金詮工曹叅判柳濱等議甲子冬試士時無科擧之䂓而有似殿試之例其題廢主自出而試官亦往來科次初以爲非科擧也况其作詩者過情宜罷榜 傳曰旣曰科擧則罷榜勢難其以作詩已甚者抄罷何如政丞等啓曰上意如此可謂不輕絶人然取人不以法非科擧之例題意旣爲無道而製詩之辭亦已甚且抄罷爲難莫如罷榜 傳曰吾意雖如此詢謀僉同依所啓罷榜

同日政丞啓曰戊午年罪人緣坐者依甲子年罪

人縁坐例擇用事前日有 傳旨臣等未及啓之
戊午縁坐人令吏曹隨才叙用 傳曰可
十二日領議政柳洵以下各大臣等以 命牌會
賓廳 傳曰昨日之政戊午年正犯人與縁坐者
幷皆贈爵此事予未詳知然嘗聞言及於 世祖
時事若然則幷與正犯人贈爵無乃不可乎推案
於公議何如柳洵朴元宗柳順汀等議戊午年被
罪金馹孫等所犯只是言語文字間而非干謀逆
則論以大逆遂用縁坐之律似爲過重幷通仕路
何如仍啓曰推案則其時即入内裂破别爲成冊

內藏不出柳子光啓曰臣等戊午年爲推官故今不議 傳曰依所啓

史臣曰子光至今不被天誅天道未可信耶將待罪惡之積耶

十五日先生因晝講與檢討官金乃文論寺社田革廢事不允又啓近日數輟朝講大臣臺諫稀得進見請於晝講時令大臣臺諫侍講 上曰當與大臣議之

十六日 傳曰弘文館副提學李湄所啓晝講時大臣臺諫入侍事其令三政丞議之政丞等啓曰

大臣臺諫於書講入叅古無其例然弘文館所以言之者以即位之初大臣臺諫接見稀踈故云耳若 上體不平久未 御朝講則於書講入侍不妨也當以 上體和不和斟酌也近若可 御朝講則不必於書講入侍 傳曰姑待三四日欲御朝講耳

丁卯正月十六日自 上下素屛于弘文館命書箴戒之辭以入先生製九箴以入見元集 傳于政院曰文詞佳而書法亦佳金希壽書製述者賜鹿皮二領書寫者弓一張仍 命書製述書寫人等姓名

于屛左

二月三日先生啓曰姜渾於廢朝多有過失故前此臺諫及本館駁之不宜爲典文衡況一司之中不可相容請改正　傳曰才幹與爵位相當何有不合不允

四月十四日先生論啓柳子光罪惡請永黜遐裔不允

同日臺諫合司上劄曰自古小人之誤國者必以其術先售於君若一陷則百計構巧以中之然有公議與正士則有所嚴憚不得大肆故排斥正士

杜塞言路然後始得濟其奸術慫恿君上終至覆國而後已子光在 成廟朝陰結士洪欲濁亂朝政幸賴 成廟聖明朝臣不阿痛斥其奸迸諸遐裔終 成宗之世無敢橫恣燕山朝又與士洪陰長主惡卒至誤國士洪則旣伏天刑陰黨未殲得至今日者特以城府之深逆料主勢不久舞智苟全至 殿下反正之日乘機投附冒忝協策之列一以罔君上一以欺朝廷自知濫據非分物議方騰歷叙前功上書固寵指言餘黨欲假此爲名殲盡士類計亦憯矣 成宗之世欲斥一善士猶蔽

以濁亂朝廷削功遠黜況今欲杜一國公論陰斥
諫輔乎諫輔一國之耳目公議國家之元氣無耳
目則上塞下聾無元氣則國脉殄絶而危亡立至
比前日斥正士之罪不啻萬萬矣 成宗快從公
論緣情定罪以杜其漸 殿下則疑遲不决以長
其流其如遵 先王美意何其如 宗社大計何
臣等以子光進退爲治亂存亡所係而 殿下教
以因朮言陳弊出於無情竊恐 聖上之明或累
於老奸之術臣等竊痛焉 殿下一陷其術則士
洪之誤國不獨在於前日可謂寒心 成宗朝士

洪之奸未至大恣而其妻甥朱溪正深源猶痛哭
流涕請面對極陳士洪濁亂朝廷之罪終必喪邦
當時或以爲太過至甲子丙寅之秋其言乃驗人
皆以深源有先見之智今子光陰謀詭計的然大
露豈待智者然後知哉伏願 殿下夬斷
同日又上劄畧曰 殿下降旨求言辭甚切至豈
意蠹國陰賊陽若陳獘而陰杜公議以臺諫之言
爲不足信是 殿下有求言之懇陰賊有壅蔽之
漸使 殿下意其言因陳獘以出而不覺其實杜
言路又欲使朝廷疑其言之出於陳獘而不知其

陷於術中其奸有甚於士洪請付子光有司以正
廢公議沮諫臣招權誤國售奸罔上之罪幷不報
○十五日先生因災異上疏請黜子光疏見元集
十七日先生又啓曰昨日 傳教子光翊戴之功
大矣 成宗豈不知有翊戴之功然而流士洪於
義州竄子光於東萊而又削其功只以不置士洪
於重典故終致誤國之禍子光免刑則必貽後患
是日藝文館全數啓曰子光罪狀已著請依臺諫
弘文館所啓皆不允
同日先生又上劄論子光罪請明致典刑永絕後

日禍不允又有臺諫上劄藝文館上劄皆不允

十八日 上御朝講先生以叅贊官又啓論子光罪請快從臺諫之言啓見元集掌令韓汲曰子光之罪浮於士洪嘗請服君喪及爲咸鏡道監司時當食封餘生鰒曰如此異味人臣不忍下咽即以封進人臣之食封餘例也而獨子光如是其欲希恩廢主甚矣又上疏稱戊午餘黨尚在而臣當靖國初胥廉錄功其陰賊奸巧類此昔天使欲見韓明澮于狎鷗亭明澮入請龍鳳遮日而不得作色以起成宗竊之明澮 成宗之舅也其勢似難撓而

猶且罪之不疑申瀞爲佐理功臣許渾亦大臣而一有大罪 成宗弃置重典請 殿下監茲而快斷記事官鄭熊曰反正之後臣見方外人則先賀殿下即位次問士洪子光之存歿臣答士洪伏誅子光猶在聞者莊之未快於心以此可知子光之罪大請置重典領事柳順汀曰子光之事非輕故臣等請罷其職今則公論皆曰不可請廣詢處置同知事許謂曰公論不可不從特進官李季男曰 成宗朝李則啓曰若今日用士洪則明日必誤國矣 成宗問曰今日用之則明日定誤國乎

則曰誤國矣 成宗曰爾言似過以其時言之則此言有似迂闊到今觀之其言果驗也今者公論如此不可不曲從 上曰 成宗朝子光即被罪而旋復見用近又議諸大臣皆曰只可罷職故不允韓汲曰朱溪正深源在 成宗朝詣 闕請上御殿歷陳士洪誤國之狀 成宗不允即於上前痛哭而出時人皆爲迂闊而莫知士洪之禍終至如是也

政院啓曰子光情狀非徒近日所爲前此多行小人之事大抵人君之於小人雖一人先見而言之

猶可罷之況今擧國論啓乎請快從公論臺諫啓
曰子光誤國情狀擧國皆知請快斷其子壻幷宜
竄黜 傳曰子光於 成宗朝被竄未幾還職今
者疏論亦不過言錯己與大臣議定不宜更論其
罪
臺諫合司上箚曰易夬之象曰君子揚于王庭孚
號有厲言君子顯揚小人之罪於王朝大庭而決
去之也然必明信其號令猶有危厲之道苟不夬
決而遲疑之則必有小人之大禍故初九有不勝
之戒此聖人亟去小人思患預防之意也昔共工

方鳩僝功則大舜流之小正卯辯言亂政則孔子誅之用夬之道元帝知恭顯之奸而不能去英宗識惠卿之邪而不能誅不能用夬也大抵人主不知則已知則猶恐去之不速如稂莠在穀必鋤而去之也今子光有共工之僝功小正卯之亂政而殿下不擧幽州之流兩觀之誅臣等竊恐 殿下縱恭顯惠卿之惡而受元帝英宗之譏於萬世也 殿下以子光爲有功則微勞不可以贖誤國大罪請子光爲大臣則誤國小人不可以大臣而貸之今天變屢警如太白之見赤氣之橫與今再

雹之災實春秋所戒陰盛陽微之應也 殿下何
惜一老奸以負皇天譴告之意耶伏願亟寘大刑
以答天譴

十九日 上御朝講臺諫請寘子光于極刑先生
因進曰子光奸邪已著必與臺諫勢不兩立請黜
遠方侍講官慶世昌曰近者功臣而謀害大臣者
猶當誅竄況子光之罪關於 宗社不可留難臺
諫又啓曰昨於 經筵左右大臣皆請從公論而
殿下每誘以議諸大臣古云左右諸大夫國人
皆曰可殺然後殺之而今之入侍大臣及諸宰相

臺諫弘文館藝文館皆曰可殺太學生下及軍徑
所言如是是則國論已定 殿下何獨留難至此
請亟置重刑領事朴楗曰子光於 成宗朝以交
結朋黨被竄今者公論大播不可不從知事金應
箕曰子光事人皆欲啓之而以其性本陰險擧皆
危畏今則公論大行不容在朝廷可竄遠方若在
城內則人心未安請速斷特進官冉純曰小人窺
伺人主深淺以試其術 成宗高明故子光不能
試其術廢主昏暗故得試其術戊午之禍金馹孫
則甘受其罪他餘正士皆指爲朋黨請盡殺之廢

主殺戮之心兆於此而至於甲子盡殺正類子光
之罪不容覆載古云爵賞刑罰皆天命天討非人
君所得私也子光於　聖明之下欲竊　聖旨乃
曰戊午餘黨尚在又條陳時事欲試其術其計譎
矣請快從公論　上曰前有翊戴之功今叅靖國
之勳予豈不斟酌而處之世昌曰雖有翊戴之功
成宗不饒而遠竄近者以誣害大臣竄功臣鄭
眉壽金勘于外方況貸子光乎記事官鄭熊曰凡
事不知則已知則當速快斷　殿下以新進之士
何以知事體然如臣者朝夕操史筆見事輒書近

者臣等書臺諫侍從疏劾而子光誤國情狀備極書之旣書子光奸又書其許令罷職然則將以殿下不知子光之奸耶抑知而容貸之耶若以知而不去筆之於史則恐虧 聖德臣等侍從朝夕不忍使吾君取笑於後人不允臺諫弘文館啓政院反覆論子光之罪請置重典不從臺諫又啓曰子光在則臣等不存其勢不可兩立今不得請則臣等當投冠遠去請速快斷

先生又啓曰 成宗朝臺諫侍從指士洪爲誤國之奸請置極刑而 成宗不允其時臺諫謾不力

爭故士洪終爲國患臣等恨其時臺諫之不能力
諫也今若止於此而退則必爲後世之罪人請速
快斷不從
是日臺諫辭職退弘文館又上疏請子光罪　御
書疏尾曰不允
二十日仍　命臺諫就職合司啓曰如欲臣等就
職請納臣等之啓先生啓曰昔漢元帝優遊不斷
知恭顯之奸而不能去乃至誤國若　殿下知子
光之奸而不去則是亦漢元帝之歸也不允藝文
再上劄極論子光事　御書劄尾曰不允

先生又啓曰自古君子小人同處則未有小人不勝君子者子光誤國老奸不宜在朝　殿下若不能獨斷則請廣收衆議　傳曰前此已議三公六卿而處之今雖廣收衆議何以加此　命臺議就職啓曰自古論大關宗社之事而不得回天則無就職之理仍辭職政院啓曰臺諫辭職朝廷不靜豈可愛惜一老奸使朝廷紛擾乎今者弘文館及宰相柳順汀李季男李蓀許輯金應箕成世純等亦請依臺諫公論可知一國公論　上不聽弘文館又上劄請置子光極刑　御書劄尾曰非予私

庇子光己與朝廷議處故不允
二十一日先生又歷數子光六大罪仍啓曰觀此
可知子光甘受極刑 傳曰此皆往事不允
是日先生與同僚啓曰臣等坐見釀禍之大奸而
累日論啓不得回天是臣等庸劣所致就職未安
上命勿辭
二十三日先生啓曰臣等居侍從之列不能去誤
國之奸而就職未安請遞臣職代以賢能 傳曰
累朝勳臣予不忍加罪然擧國論啓故不得已聽
之加以何罪則可乎評議以啓 傳于弘文館曰

加罪勳臣非輕然舉國論啓故聽之其勿辭職
臺諫上劄畧曰聖人用法緣情定罪人有故犯者
雖小必刑況其大者乎鯀之罪止於方命圮族舜
殛之少正卯之罪止於辯言亂政孔子誅之我朝
申瀞功叅佐理且元勳申叔舟之子其罪止於匿
情不輸許渾之罪止於邀功生事而 成宗皆置
重典不少容貸然而後世不謂舜與孔子爲好殺
而稱 成宗爲仁聖者何哉爲能與衆共棄而不
容私怒也若衆惡而不惡衆棄而不棄則雖出於
不忍而反爲仁聖之累不徒爲仁聖之累適以有

委靡不振之患君人者其可不忍於小不斷以大
義乎子光之惡比之鯀卯瀞渾則不知幾倍而其
犯皆入於怙縱　成廟朝交結朋黨濁亂朝廷罪
一也至燕山之時輕釋母喪請服君喪胥親希恩
罪二也獻生鰒石花狐媚君上罪三也無故詣政
院請置弼商極刑以開燕山逞殺罪四也阿事世
佐讐爲刎頸竟負其恩倡議請誅闔門就戮罪五
也及　殿下反正之日投占大功欺罔　聖明曲
引其壻孫同謬叅勳籍長其二子驕縱奪宰相妾
黷貨不忌罪六也叅試　殿講爲纔衡殷尹地謂

諫言不必皆從陰杜言路罪七也上書誇功掩惡
招權指士類爲戊午餘黨欲一網盡去罪八也公
劫人家貪慕無厭罪九也陞黜守令沮抑公論欲
使恩威出己罪十也其窮凶極惡毒害正類脅制
朝廷之罪不止於此　殿下拒一國公論而必稱
大臣元勳者何哉臣等未審舜與孔子之仁不如
殿下而誅鯀卯　成宗之仁不如　殿下而誅
瀞渾耶況子光在　成宗之世其惡不至今日之
極濁亂朝廷乃子光十罪之一而　成宗猶削功
遠竄當時公論曾不以此爲快則子光今日十惡

雖至孥戮一國臣民亦豈以此爲快 殿下何惜一老奸微命不恤一國公論不恤 宗社大計殿下不孥戮子光則臣等終不得就職而觸諱抵罪亦所不辭伏願削子光勳籍置諸極刑正房彰之罪削承乾孫同僞功投竄遐裔痛絶巨猾根株以固 宗社以雪人憤 傳曰已議于朝廷定罪又何加焉

臺諫更啓曰臣等敢啓者請削子光前後勳籍置之重典耳其子枝亦當投竄永絶根株可也 上不允

先生與同僚又啓曰子光之罪宜置重典而受不敢啓者以國論定罪故也子光本自孽賤而起其子孫還賤可也且雖大赦不得蒙放流于絶島可也　傳曰不允

翌日先生又上疏極諫子光之罪　御書疏尾曰予非拒諫也曾與朝廷共議酌定今不必加罪

五月朔日　上御思政殿親講大臣以下極諫

命竄柳子光于平海削請國功臣號其子孫皆配遠方

史臣曰子光首啓戊午之獄釀成甲子之禍縉

紳盡殲　宗社幾覆而獲保首領以天年終雖
斃於竄謫烏足爲誤國之戒哉
二十九日先生辭職
六月十九日　傳曰弘文館副提學李胤丁母憂
先生時丁許夫人憂其令慶尚道觀察使給賻物
庚午七月八日先生奉表如京師賀聖節與李繼孟同往
十一月二十六日先生以聖節使復　命　上問
曰中朝奇別前日書狀官雖備錄卿有所聞其啓
之先生啓曰臣等聞諸士大夫有識之輩皆諱而
不言往往聞于亭班皇帝不爲遊畋聲色之樂而

常於宮中好作毽子之戲又不喜視朝臣等留三
十七日皇帝視朝僅一二日而至有日午不出午
後方出視朝臣問曰諫官及在朝大臣不規諫乎
答曰豈不規諫皇帝只答曰知道又問曰太皇太
后不導誨乎答曰雖諄諄導誨亦曰知道而已專
不悛改云安夏王致繁兵敗被擒檻車捕來朝廷
訊之答云爲吾宗戚不忍視劉瑾擅恣疏奏三十
餘度輒爲瑾所沮抑而不得上徹宸聰故起兵問
端待朝廷訊問欲直達情實然此實飾詐其叛狀
已露支黨皆被誅獨安夏王不誅收議于侯王藩

鎭方始定罪云葢高皇帝遺令宗戚毋得擅殺故
也以臣意觀之雖關叛逆不忍卽加誅戮待宗戚
之道至矣

祭文　　　　　　　　司諫申倫庸

嗚呼我公忠孝秉文生長名第遊藝賢門早年大
闡歷敭清顯佩望關河楨勲塞陣玉署高品金閼
覬烟陋我同庚利臭金蘭昔在西關記贈胥遺南
渡十載北謁千里謂言同賞拘冗未暇天不恩我
仁壽先化薤調忙歸酌我情抒

諸賢寄贈

送李子伯之北關 幷序　濯纓金馹孫

吾同年友鐵城李君子伯比持服纔外除執政者即補子伯朔方幕僚之缺子伯以其大夫人在堂餘日苦短欲己志自乞而又爲其所格鬱鬱不得志將赴幕覲其王母於嶺南逦邐向東北特蒙
上許其行也其朋友追而送之江之滸歎子伯之賢宦處侍從諫爭之地而遠屈外閫爲公私交情咸刺刺焉季雲笑而告子伯曰以壯遊而言弧矢無定

由性命而觀往來有數較事業則文武
無分別視君親則恩義有輕重天天下
至廣此心至大而身繫一方此中山川
尚未遍觀吾焉爲匏瓜也哉過海之句
己吟於冦忠懲未相之前黎母之拜己
夢於胡澹庵未疏之先浮生世事自有
前定不可逃也中唐騷人莫不佐幕盛
宋眞儒皆能談兵射不穿札者亦能制
勝修齊誦經者非獨無策耳親生我身
而貢之于君君制我命而進退有義戰

陣無勇以爲非孝則男兒事業豈全在晨昏堂塾之間哉朝廷於北狄邊圉謹嚴主客形勢兵民利病揣摩籌畫而補主師之不逮一面重責君得自任矣靑油幕下橫槊吐虹黄雲塞上解甲晏眠使朝廷無北顧之慮然後瓜時受代歸報倚門翩翩綵衣得著顔之一破可矣吾觀子伯風樹餘懷恤恤乎若無遵而又有將母之諗故序以告之又賦滿江紅一闋侑别詞曰

晝戟森在眼正宜韋筆收拾江山風土奚囊裡括
萬里從軍天有意幢巾城上春雲結望白山黑水
吊興亡詩幾闋一盞酒三年別楊柳無情絲對
晚湖握手西陽易夕白日長安回首杳先春嶺上
流遐矚記舊遊朋伴隔暮雲空想憶

餞李子伯之永安幕下　睡軒權五福

落落子伯氏以道爲心養志節抱磊磈形體托放
浪淸光豈不慧大言非無當內美有良貴外物齊
得喪維北獫狁窟黑水春流漲黃雲際碧海寒天
何空曠詩書子所業弓馬非其長遠爲幕府良豹

韃而虎韔但見氣軒昂不見色惆悵觀人試諸難
到此識子壯春風吹驛路旅遊多情況吟成出塞
曲以爲諸賢唱

送伯兄歸永安節度幕下　仲弟忌軒冑

朝廷奪我伯幕下授節度王事貴方將險夷寧冥
步慈堂況絲髮以義先勉喩伯也決此行據鞍頻
眄顧私恩亦難棄終然動懷抱兄曰嗟予季天南
送我戍雖懷不足論我行良自負晨昏有汝身甘
旨有汝手季曰嗟予兄塞外今遠赴江山入五鎭
土俗非復古警鐸雜虜笳邊聲生薄暮獰風捲沙

磧白日飛腥雨將身天北極所交皆部伍莫喜消羈恨花酒買長悞此物能伐性古來名兩斧愁時有好事且可橫槊賦吾聞夏秋間胡騎未徑渡關防頗無事書記不多務丁寧奉賀箋誕節來將毋荊花正多陰頦弁且相舞

行狀

先生姓李諱潝字子伯固城人高麗判密直文僖公諱尊庇後也有諱瑀大匡鐵城君有諱嵒門下侍中文貞公號杏村高祖諱岡樞密大提學文敬公號平齋曾祖諱原我　世宗朝左議政鐵城府

院君襄憲公號容軒祖諱增靈山縣監棄官
居安東卒 贈吏曹參判考諱泙司醞署令
贈都承旨妣陽川許氏文貞公諱錦曾孫
郡事諱樞女以天順壬午生先生於漢陽第
幼而天姿魁偉才調穎拔年甫就學不勞師
敎十歲出遊見大蛇當逕以杖擊殺之其夜
許夫人夢絳衣人立于庭曰夫人之子殺吾
子吾亦欲害夫人子而他日必爲大人君子
故未敢也及長學業日進德器自成與弟忘
軒公胄修撰公胥寢處一室講讀不輟時佔

畢齋金先生倡學東南門下彬彬多士先生
與忘軒公負笈請敎金先生許其聰敏清修
一時名賢如權睡軒李慵齋金濯纓實爲道
義交年二十五登成化丙午文科粤二年戊
申忘軒公又大闡人皆謂鐵城氏復興於是
自史局入臺諫自臺諫入王署間嘗以親老
出補清道郡養親奉祭之外不以一毫爲産
業計邑人咸服其清白辛亥遭承旨公憂哀
毁踰禮廬墓三年服闋拜大司諫與同門諸
賢立朝言事蹇蹇有諍臣風弘治戊午史禍

作先生謫巨濟忘軒公謫珍島庚申宥還安
東路過靈山邑有參判公遺愛風淳俗美宿
所謂麻姑里里中有池池中有臺臺中有潑
潑湧泉前有一抹條山開面如半月先生逍
遙吟賞曰此銀河主半月案也別立堂數間
爲講道藏修之所手植雙槐仍以名堂有友
人來見曰旣有半月案則月者梅之對也盍
亦舍槐而取梅乎先生曰諾爰植二株梅於
堂前自號雙梅堂又得巨濟島松子遍栽於
月山自是杜門觀玩翛然無世慮矣甲子忘

軒公以正言極諫被㒓禍叔父留守公謫寧
海義興公謫盈德弟修撰公謫珍島先生亦
必不免而今按斷爛家乘不言再謫事豈其
謝事家居故得免禍網歟自甲子以後悼念
賢弟之歿居常悒悒不樂稱病不與人接
中廟改王以副提學承 召病未赴丁卯遭
許夫人憂廬墓三月病沈重祖母貞夫人泣
而止之遂還殯次以此爲終身之恨己巳又
承重貞夫人喪漸毁幾不能支猶執禮不懈
服闋以賀正使如京 武皇帝見其氣像魁

偉特於前席召對詢及東國山川賜紙筆命
畫名勝處先生遂畫麻姑以進曰此臣所居
也 帝覽畢令左右觀之對曰此與中國麻
姑相似乃所謂銀河主半月寨也且其文章
發越之氣隱隱於筆畫中眞所謂人地相得
帝嘉歎不已命載於大明輿地誌旣復命
上欲大用先生以多病年老力辭不起以
某年某月日考終于雙梅堂臨終遺戒子孫
曰吾家世以清白相傳吾兄弟幸藉先蔭歷
職清要而惟持二字終始汝曹宜服膺勿失

毋忝所生又曰修身寧靜毋忘諸葛公之戒聞人過失常思馬伏波之訓爲人則忠持己則謙是老夫之望也葬于昌寧縣王川子坐配淑夫人驪興閔氏監察忠達女大憲章節公壽孫生二男三女男復縣監後佐郞女爲世烈進士朴希參金彦弼進士嗚呼我李南下未久遭戊午甲子之禍是以忘軒公之氣節修撰公之文雅而墳墓不傳生卒無徵己是千古切恨而以先生之德學文章求之士林無刊行遺集求之子孫無狀碣文字此不

僂之所尋常慨歎者間嘗編次歸亭世稿得先生行記一通則事蹟或誤文理或差甲子之堂內遍竄而獨不言竄配己巳之遭承重服而謂之庚午朝京要之非十分信筆也然猶去不遠書出於淸道訓導則意其親聞於子孫家而偶失精攷也歟不僂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於是乎參考現在家牒可改者改可存者存之要不失木偶大臯之義後之愽雅君子或可以備採擇之萬一也耶噫淸明純粹先生德也安靜貞固先生行也煥爛理

勝先生文也而坐此屢百載之後想像其依俙髣
髴者而惘乎若前塵影事嗚乎唏矣傍後孫通訓
大夫行司憲府持平周禎謹撰
按狀中所載先生立朝事蹟與 國朝實錄或
有詳畧差異 成宗癸卯先生以成均生員疏
請勿許役僧度牒甲辰又請治僧徒毆辱儒生
罪違章觸忤至被拿命燕山丙辰以司憲府持
平論啓李秉正奉保夫人韓致禮金舜孫罪犯
輕重以副提學疏論女謁用事外戚全恣寵侍
奚權刑獄失中之非因請勉修君德而狀中升

不載 中廟元年先生起廢爲副提學進十三
條疏又進九箴于 御屛請斬柳子光劉啓凡
六上而狀中只書以副提學承 召病未赴夫
以六溪翁之淹博與故誠於闡先而致此疎謬
者蓋以年代荒遠文獻無徵故也竊嘗反覆思
惟戊甲之禍烈矣竄逐沉湮之餘巾箧蕩佚固
勢也逮夫 新聖改王恩除渙降而深懲賢第
之禍嘗呈病不赴而 召命頻繁黽勉出肅故
於家乘只傳得病未赴而出肅後事行則斷爛
無存歟於乎大明不終晦至道不終泯先生之

道乍晦於戊甲而昭晰於丁卯者固已驗理之
所在而純忠讜論之始顯於行狀再闡于今日
愈久而益著亦可見天心之不偶也世之讀是
集者叅互攷究想慕其心法氣像則百世之下
必有論世而喟然者矣亦必有聞風而興起者
矣嗚乎偉哉永嘉權相圭謹識
先生姓李諱胤字子伯鐵城人鐵嶺君諱璜始祖
也中世諱尊庇判密直文僖公生諱瑀判三司事
文憲公生諱嵒門下侍中文貞公號杏村生諱岡
大提學文敬公號平齋於先生爲高祖也曾祖諱

原左議政襄憲公佐 世宗致太平號容軒祖諱
增縣監棄官南下始家安東 贈吏曹參判考諱
泙司醒署令 贈都承旨妣陽川許氏埜堂錦曾
孫都事樞女以 天順壬午先生生于漢陽第天
姿魁偉才調穎拔及長學業日進德器夙就與弟
忘軒胄講讀不輟聞佔畢齋金先生倡學南方與
忘軒公負笈往從之先生亟稱其聰睿門下權睡
軒李慵齋金濯纓諸賢皆許以道義交庚子中司
馬癸卯有 旨許役僧度牒先生倡太學上疏略
曰 殿下即位以來崇正道黜異端凡僧徒之無

度牒者悉令充軍一國臣民孰不欣忭哉今者營繕一興許度其身臣等固知 殿下所以爲此擧者非崇信其法不過恤民隱而分其勞然良民固殿下之民而僧徒亦 殿下之民也民之勞者莫如良民逸者亦莫如僧徒其勞者猶可以供上役矣其逸者獨不可以供上役乎數月之役猶且度其身以賞其勞彼終身服役之良民 殿下將何以賞其勞乎伏願 殿下發乾剛之斷慮久遠之圖凡僧徒赴役者勿許度牒國家幸甚吾道幸甚甲辰僧徒挾前感有敺縛儒生之變先生抗疏

請斬忤旨繫詔獄賴弘文館臺諫力救得釋丙午
擢文科越二年戊申忘軒公又大闡用徐四佳薦
兄弟並賜暇湖堂一時榮之辛亥遭承旨公憂服
闋除北評事濯纓睡軒諸公贈詩惜其外補瓜還
拜清道郡守清白爲治解歸不以一物自累燕山
主丙辰除司憲府持平劾罷李秉正方伯之任並
論金舜孫韓致禮之罪且請御經筵至五啓主終
不聽三月特拜弘文館副提學因灾異上疏曰和
氣應於有德咎徵生於失德臨御以來嘉氣尚凝
陰陽謬戾乾文失度坤載不寧霜雹震雷石隕水

潦殆無虛歲而今慶尚郡縣十七地震三日或日至四震謹按前誌君弱臣強暴虐妄殺則地震女謁用事則地震外戚專恣宦寺用權則地震刑罰失中獄有寃枉則地震外寇侵犯有四方兵亂之漸則地震探天人之情參古今之論變不虛生必有所召 殿下聰明英毅揔攬權綱羣臣承順百官効職不可謂君弱臣強也寬仁慈恕體元育物欽恤論刑必賜三覆不可謂暴虐妄殺也獨有嬖陛混進久居非位者非外戚專恣之端乎有濫陞瀆賞恩澤異常者豈宦官用權之端乎內人戚屬

夤緣宮禁窺免己役者非女謁用事之漸乎富商
觸憲內旨未成妖覡逃法特賜勿問豈刑獄失當
之漸乎倭冦潛伺害及戍臣野人匪茹搶掠邊氓
此外夷犯邊之漸也臺臣執法諫垣封駁難於捨
己吝於從人此拒諫之漸也且應天在於修德修
德在於勤學疏上都承旨愼守勤自劾請遞自是
直聲滿朝野戊午史禍作先生謫巨濟忘軒公付
處珍島庚申宥還路過靈山麻姑里愛其池臺形
勝曰此堪輿家所謂銀河主牛月案搆數架而手
植雙梅于堂前因自號而居焉甲子忘軒公被極

刑一家又相繼竄謫先生痛念賢弟非辜居常悒悒稱病不與人接丙寅 中廟改王首復弘文館起廢先生爲副提學召還先生僶勉就職疏陳十三條曰正心曰立志曰勤聖學曰從諫曰嚴內外曰重爵賞曰興學校曰尙節義曰正士習曰闢異端曰崇儉約曰親君子曰遠諂佞其正士習略曰頃在廉恥道喪奔競成風至於冠儒冠者掐諛躁進求爲濫役求爲隷務官且於甲子冬以律詩試士其命題之意在於欲殲士類應試之士阿諂迎合巧言邪說鋪張敷衍無所不至以竊科名士林

唾罵着與爲齒請罷其榜廢其人以正科目且金
壽卿辛卯以士類久齒朝列至爲堂上而壽卿
遭母喪未數月爲兵曹參知談笑戲謔無異平日
肉炙不歠發怒辛夫反正之後又不卽反服殷尹
攀結內人攘奪人家畧不知懼如此之類不宜玷
諸朝右汚蔑士風請付有司明正其罪其遠謫倭
略曰頃在廢朝姜渾以文學著名及在喉舌之地
專事迎合凡傳旨應製緣餙傳會務於媚悅以固
寵幸曹繼衡奴事任士洪以媒扳擢交結田同至
引入政院房中陰致私欵其製罷弘文館文外糟

公論內挾私憾陰中傷人以縱諛悅李希輔因其妻家依附內人綠水遂蒙顯擢妖媚暗昧有同鬼蜮金秪因緣娼妓媚事興清至以臺官私自獻馬以市恩寵閔孝曾素以清介立名及至顯達專事阿諂務結權貴且爲獄官專務嚴酷以毒無辜具壽永以士洪姻家表裡締結多餙美女以進蠱君固寵至爲八道觀察使韓恂因妹壻愼守英得幸爲工房承旨凡奇技淫巧之具營繕建辦之事先意迎合督促太急又自驕倨搖曳朝官若此邪佞之輩士林切齒不宜在朝廷之上以累清明之治

請皆屛斥使不齒朝著　上下疏寘廳令六曹判
書以上議啓推蒙李希輔等七人朝著肅然丁卯
正月下素屛于弘文館　命書箴戒之辭以入先
生製九箴書進　上特褒賜鹿皮二領仍　命書
姓名于屛左四月因災異歷數子光之罪請斬疏
劄凡九上　上終不允於是臺諫合司繼發力請
大臣以下極諫請從遂　命竄平海而斃先生始
辭職還鄉六月丁太夫人憂哀毁盡禮　上特命
嶺營致賻庚午七月差　聖節使如京　皇帝見
氣像魁偉特虛前席召對詢及東國山川命畫名

勝地先生晝進麻姑曰臣所居也 帝嘉歎曰與
中國麻姑相似命載大明一統誌旣復命決然南
歸以某年某月日考終于雙梅堂葬昌寧縣王川
子坐配驪興閔氏章節公謇孫監察忠達女生二
男三女復縣監傍佐郎女適世烈進士朴希參金
彥弼進士縣監生二男一女軸輅女鄭昌文監察
佐郎生五男三女輅叅議韗[illegible]錚韹監察女權德
輿副提學許麟趾黃務縣監曾玄以下不盡錄先
生天稟儁整學術宏博征邁焉金昆王季講受焉
名師良友居家而盡孝友之道立朝而勵蹇諤之

風黜異陳疏類韓昌黎抗顔直諫似汲長孺享奏
剴切陸宣公之忠愛也急流勇退錢淡成之明哲
也迫乎晩年一登筵席非先生之志而抑有所尉
酌者存雖　聖明臨御醞釀禍孼凶尙盤據朝廷肆
奸慝而陰斲元氣則極力鉏治背禮律而冒叨名
器則盡情彈斥蓋出於衛宗社扶人紀之義而虞
冀報答殊渥之萬一也嘗戒子弟曰吾家世傳清
白汝曹宜服膺而毋忝先德又曰修身寧靜無忌
諸葛公之訓聞人過失常思馬伏波之戒爲人則
忠持己則謙又曰貪饕賣祿侵漁民生在官者所

宜深戒汝曹名忝朝籍敬之愼之無負老夫之言
訓誨嚴正類多如此嗚呼以先生之文學名節早
歲蜚英進可以砥柱廊廟退可以羽儀斯文而不
幸遭羅禍網悲傷怵迫遂念絶當世後雖天眷隆
重才一肅而浩然長歸凡有述作輒毁藁不蓄蓋
懲前慮後一以韜晦爲主遂成家憲而至今幾
百年嘉謨懿蹟茲乎若前塵影事後孫鍾震承喆
承熙等懼夫世德湮没無徵合謀走京師謄出實
錄一冊間嘗要承奎辨豕亥因屬紀德之狀曰大
溪慕亭二公撰述出於家世滄桑之後則闕畧勢

也今史抄一出立朝始末確有所據願吾子續成之承奎瞿然退縮曰晩生末學何足以述曠世潛德又非其人辭再三而終不獲焉謹依家乘系以實錄畧加隱括而不敢妄下一言惟秉筆君子恕其僭猥而財擇焉傍後孫承奎謹撰

墓碣銘

粤我 康靖王時雙梅堂先生鐵城李公以英材世臣晁季登朝晉塗方亨而値廢主史禍先生被遠謫以畢齋門人也弟忘軒公逮極刑以直諫忤旨也禍故存仍文獻蕩佚寥寥杞宋殆四百年矣

往年後裔鍾湛等採閱列朝實錄得章奏事實若干條先生之立朝大節始彰著於世所謂皓天之千秋必泯也編輯壽傳復斷珉羨道責其辭於淵龜以蹟偉人輕固辭不獲命遂按而叙之先生諱胤字子伯上祖鐵嶺君瓚至判密直文僖公尊庇判三司文憲公璵生杏村諱岊門下侍中文貞公於先生爲五世高祖平齋諱岡大提學文敬公曾祖容軒諱原 世宗朝左相襄憲公祖諱增縣監贈吏叅始家永嘉考諱泙司醞署令 贈都承旨妣陽川許氏郡事樞女埜堂錦曾孫以 天順

壬午生先生于漢陽第風姿雋嶷才思超穎與忘
軒公聯㯍攻業詞藻飈逸偕往請學于佔畢金先
生先生亟許其文華材器期以遠到與同門權睡
軒李慵齋金濯纓諸公結道義契庚子陞上庠與
館儒䟽請勿許役僧度牒僧徒逞憾毆辱儒生復
抗䟽請斬言甚切直命逮詔獄因筵臣救解丙午
釋褐後二年忘軒公又擢第徐四佳薦于朝幷賜
暇湖堂冥數也辛亥丁承旨公憂居喪盡戚易服
闋出爲北評事睡軒濯纓二公詩以惜其外補又
移清道郡所至以清白自守燕山丙辰除司憲府

持平劾李秉正金舜孫韓致禮之罪且請 御經筵主不納陞弘文館副提學因災異上疏極論外戚專恣宦官擅權女謁用事刑獄失當之弊疏入戚臣有自劾請遞朝著肅然戊午史禍作畢門諸賢一時網打先生連逮竄巨濟庚申赦還甲子忌軒公竟罹禍先生痛結寃恨杜門謝世丙寅 中廟改紀召還先生以本職僶勉出膺疏陳十三條皆格君心正士習救時弊之急務因歐斥權奸七人罪狀疏下賓廳令六曹議啓罷黜之丁卯 命弘文館書進箴戒於御屛先生製進九箴曰正心

勤學敬天嚴內外崇正道辨賢邪納諫諍務儉約愼刑賞 上嘉賞命書姓名於屏左賜鹿皮二領以表之嘗廷請斥黜柳子光與同僚連陳劉啓凡九上終不允於是大臣臺諫相繼極言遂得竄逐是歲遣內艱守制如前密 上命領營致賻庚午以 聖節使赴京 皇帝重其儀表特許前席召對詢及東國山川命畫所居麻姑以進蓋先生歸自巨濟至靈山愛其池臺勝趣手植雙梅以自號者也旣復命無意於世不復出及示疾以淸謙二字遺戒子孫某年月日終葬昌寧縣玉川子坐配

驪興閔氏章節公謇孫監察忠達女二男復縣監後佐郎三女禹世烈進士朴希參金彥弼進士縣監二男翊翰一女鄭昌文監察佐郎五男韶參議韺鞦鞥韹監察三女權德輿副提學許麟趾黃埁縣監曾玄以下不錄先生稟魁偉之姿生然顯之門承襲乎家謨講磨乎師友問學宏深行治敦厚正笏殿陛知無不言愛君之忠也抗章彈斥奸邪屛息亢直之風也懲討頑兇俾勿滋蔓闢異之功也及其晚年恬退懲慮難進則其出處微意豈易窺測於曠世之下哉銘曰

於赫名門肇鐵城五世台鼎擅家聲先生是作詩
禮庭風儀嶽峙質金精有的衣鉢正路平同門磋
切睡慵纓薄遊澤宮迺登英聯選湖堂渥寵榮我
義務冠古諫爭直道不容屢觸攖禍網彌天鐵輪
轟舍達如斯渡南瀛痛恨砭骨淚原鴒寵辱雲過
臥茅衢　聖主臨御膺招旌忠言賽讜盡衷誠讒
賊在側抗彈捽九箴屏進特書名一區麻姑樂幽
貞遺謨纜黜幾百蓂秘史稀蹟古壁經升沉有數
天理明罕如玉川衣履塋鑱之不泐詔千齡完山
後人柳淵龜謹撰

跋

嗚呼我先祖雙梅堂府君登歲甚英歷敭清要宦致君澤民而不幸遭罹戊申史禍片言隻字沒入收司重經家世滄桑遺文盪然無從以尋嘉謨實蹟之萬一適秘閣史乘種種流布爲世根據於是托京僑族弟鍾國謄出疏劄啓若干篇曾經史家節約視元文僅存十之一二然槩可推當日影響因收拾丘墓文一道詩幾十首及諸賢贈遺殘爲上下二卷議鋟布于宗宗擧零殘議或叅差惟官亭敦旨諸族力贊協謀付石版摹出殊甚寂寥

庚戌洩累世未遑之恨僉議要置一言于下方遂
忘僭畧識始卒府君之不大用於世天也遺文之
始顯於今日亦天也天其悔禍於前而彰著於後
也否嗚呼欷矣十四世孫鍾湛謹書

雙梅堂先生逸稿卷之二

附副提學公逸稿

賦

續擬恨賦

昔江淹作恨賦李白擬之余讀二篇而悲之曰古之恨者不止此也遂續而擬焉其辭曰

茫茫宇宙徃古來今浮生若夢萬化同沉僕本志士俯仰塵寰慨念古人留恨其間昔如漢武龍御雄心未已北伐南征東封西祀將窮六合與天地比金莖無效王牒何功悔輪臺而莫追圖周公而示衷弓劍

忽遺茂陵秋風若乃照烈奮起三雄鼎開剪撥風塵
槖籥寒灰挾關張而鷹厲跨荊益而虎視雄圖未半
永安潛晷長星纔隕王業顚隮至如士雅渡江忠憤
激烈擊楫誓天霜日皎潔擬雪河洛氣壓胡羯枕戈
未遑羣妖乃孽若夫共姜亟天空閨秘華素帷風凄
踈欞月斜假寐通靈帛影沉哦恨怙恃之我昧之死
矢方靡他昔者岳王精忠戴天爲辱嘗膽戀主涅背
報國卷銀漢而北注滌乾坤而再廓功垂成於翠轂
竟罹讒而見戮及夫文山遇害意氣如神日薄風皺
柴市揚塵南望魂飛故國無人傲性命於鴻毛悶宗

社之沉淪或有桑妻含傷逐子乾愁騷人墨客漂泊海陬此人但値良辰美景觸物增憂無不形存志隕神越松楸若乃勢炎火冨熏天珠貝星錯車輪雷闐亦復氷消雲散零落山巔己矣哉海波竭兮桑田青桑田變兮海波驚昆明廢兮石鯨寒洛陽蕪兮銅駝鳴咸與化而同盡孰能後天地而長生

詩

題玄沙寺

寄語玄沙諸釋子十年勤苦可鐫神他時仗節匡山路争道金門第一人 宋幾魁龍榜山中傳以爲奇事

謫居

共道花開便破愁看花愁思益悠悠故國政在千山
北今日春光似舊不

讀仲兄忌軒先生遺集

旅窓殘夜雨聲寒忽閱遺篇淚滿顏直節已隨松桂
折獨留佳句擅人間

疏

上便宜十條疏 庚午十二月二十日

一曰正學術今 殿下日親近儒生早朝孜孜必欲
進 聖學於高明興治道於純粹者至誠切矣然

殿下旬日之餘已閱數書果嘗深其意而得其旨乎
伏願 殿下爲學必以明諸心反諸己爲本於 經
筵講受之際不當採音釋以便讀誦而已必探究道
理於燕居玩索之時必存心於齊莊靜一之中沉潛
反覆體認切至由是而進中心恍豫沛然有裕則其
靜也鑑空衡平而惺惺不昧其動也品物散殊而其
應不忒

二曰明好惡今我 殿下軫念治道之不古民俗之
不新慨然以作新斯民爲己任宜乎上之好惡已信
乎下而下之觀瞻速於郵傳奈之何善惡不明是非

錯行下之從善者局於習俗之澆漓不能自拔於譏誚擠排之間甚者間有脫俗之士有志於爲善一爲好古之言法古之行則爲父兄者驚駭以爲迂濶惟恐不容於世以致門戶之禍恭惟我 康靖大王銳志興學培養士氣故學者稍知趨向之方頃遭燕山失道殲滅善類登進姦回是以諂佞成風廉耻道喪向所謂稍知向方者亦汨性喪分盡變爲姦邪欺負之徒 殿下中興之後國家雖曰小定舊染汚俗于今尚存以致父母鄉人沮抑爲善之風長此不已國無類矣 殿下卽位以來慮賢材之或逸屢下搜訪

之　旨而未聞有草茅韋布之士見用施設者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則我國雖小豈無其人而用之不過
一命而止焉雖有材器將安所施古今異宜未試之
人縱未可遽置高位試諸五命六命畧可施設之地
不稱其職而後已之亦美豈可尚靳數級之爵以防
尊賢之道哉若出於科擧者則雖貪饕罷軟未聞有
廢置者豈科擧有益於人國家乎而必用之不于其
人而于其科也哉用人如此下之趨向其能正乎其
必求之惟恐不及用之惟恐不稱使之展其才行其
志而後庶幾好之得其明也　殿下即位之初首討

任士洪姦黨繼黜柳子光於遠竄以彰宦豎亂國之罪此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也然戊午之禍子光倡之馴致甲子之禍是志士善類子光殲之也善類之讎尙置不誅而顧欲求善類得無悖乎其必原其惡而置諸大法以快神人之憤然後庶幾惡之得其明也

三曰開言路國家中遭燕山殺戮諫臣杜塞言路以謟諛爲忠直指深計爲誹謗語侵省樹者罪延僚友言載史氏者禍及枯骸羣臣肘藏舌之牌士庶口警策之文道路以目惟恐片言之出諸其口此 殿下

耳目之所視聽也　殿下中興之後遺風末殄積習尙舊人懷私意士失常心雖在親戚醜夷之中惟懼結舌之不牢況敢言於朝廷達於冕旒乎間或有宅心國家之士悶見當世之事欲慷慨一達于　殿下者則必衆怒羣猜指以爲狂且妄反相非毁而遠避之不暇可不寒心哉居今世尙可寒心有如繼世主少國疑權臣執命持祿養望者依違不言而此風滋蔓則國將何如臣竊爲　殿下危之　殿下卽位之初以忤　旨因械臺諫一國人人固已缺望奈何數因小吏輕遞臺諫紛紛不已也爲國之務必先其大

者急者而小者緩者隨之項者臺諫以忌晨內將伏閼累月 殿下杆格不納以遏公論又以女樂庭立再旬 殿下優遊不果未能痛革基禍之本凡所以關治亂係利病者略不加察其所罷勉從之者特細瑣之末耳尚何補哉

四曰新學校 殿下軫念學校之不明士習之不美揀置師儒又設輪次堂上分句迭坐即舜命契之意也然輪次之任惟務品較詞章以長浮靡孟浪之風未見誘掖敎誨以篤孝悌忠信之行是以習隨徇覽之習導諸生而不以契之所以事舜者待 殿下也

程子曰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輪次之無補於興學明校審矣況州縣之學號爲訓導者類皆庸劣之輩安知爲師之道而教之哉爲學生率多避役之徒未嘗講究一書例讀初卷以備監司之考問縱有粗知文辭者恥與此輩爲伍其設學立校之意安在且科舉之設已失三代鄉舉里選之法而降及後世轉爲躁進誅利之具雕鎪文字者惟以射策決科爲事括誦章句者競以試講備問爲務利源一開末流難回學校之不明士習之不美尚何恠哉先儒許衡曰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

士今　殿下不盡教導之方務開利祿之門拘之以
圓點誘之以庭試許衒之言　殿下當之矣伏願
殿下留心吾道銳志儒術命輪次必以舜之命契敷
教而勿以考科詞章則士皆知浮靡之可耻而
孝悌忠信之是尚矣除州縣教授訓導必用有司薦
舉之人如有教誨異效必加獎勸超秩授官則學校
何患不明士習何患不美哉至於科目之舉雖不可
遽革畧倣鄉舉里選之法别立薦舉一條與科目幷
行則人皆勵實行去浮華而將見賢能在職百僚師
師

五曰闢異端　殿下中興以來都内之廢刹不復修僧徒之度選不復舉常以斥異端扶正道爲念然忌齋之事尚因其舊遣使降香沐浴神板以爲拜佛之狀言念至此不覺痛憤古人有言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人親死而禱浮屠者是不以其親爲君子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何待其親薄也儻使其親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言可爲千載奉佛者戒也惟我　先王有何罪辜賂浮屠以冀免乎且興天寺浮屠災　殿下震怒以爲儒生火之逮獄杖訊其崇儒重道之意安在今

有妖僧學祖逋罪　先朝者於牖下分遣僧徒擅住
諸寺其居處飲食僭擬王候其徒至以僧王稱之原
其罪惡萬死難贖至若昭格太一者是老氏之遺法
而祈天永命之誕術斯亦吾道之一大蠹也且今世
之人凡有吉凶一聽於巫覡此何等風也　成宗大
王深知是弊令法司盡刷巫覡放出門外近年以來
禁網漸疎都城內外誑誘婦人靡費酒食酣歌恒舞
不絕於街巷雖巨家大族争相邀致諂事非鬼恬不
知耻此臣所嘗痛也伏願　殿下蕩除忌齋之夷法
以雪　先王在天之辱下責己之旨以示信佛罪儒

之悔置學祖於重典以彰欺世罔民之罪筆昭格太一之事頓拔異端根柢屛巫覡於四裔以絶謟鬼之風

六曰正婚姻惟我國家制作文物侔擬中華獨此婚禮尙循夷狄之俗我　世宗莊獻大王慨然人心之泯滅制爲親迎之禮行自王宮蓋欲先之以率下也士夫之家安於舊習莫之能行歷世旣久聖子神孫無復體祖宗之意而申明之故婚娶之家不率正禮男子登昏夜抵女家面目未覩情意已昵則執贄相見之禮安在醮獻旣畢夫寄於婦有似雇傭之糊口

於富家則往哉汝家之戒何居是以婦不知事姑嫜而凌慢之心生矣不能齊室家而夫婦之道乖至於尊卑相乘陰陽相亢天地幾乎易位非細故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今之人年未滿十必加冠笄娶婦嫁夫已有室家之責其爲毁禮悖理亦甚矣王吉曰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人多夭今時之謂也且婚娶之家服色珍羞競爲華侈有財者一費巨萬貧者亦務跂效不能自辦則至有子長女壯而失時怨曠者和氣之傷實由於此况閭竪之有妻實天地間一變事也

夫以腐朽之餘不宜有夫婦之歡授保人備灑掃固
其分也而濫叨官爵各有室家以一女之愆足以招
災今者閹豎之妻不知其幾耶伏願　殿下復親迎
之禮以正人倫之始申國家之典以抑奢侈之習禁
宦寺之婚以遵中華之制則婚禮正而陰陽順矣
七曰恤民隱頃者生民之塗炭極矣幸賴　殿下中
興民有其蘇之望然苛政之餘流離病瘠者尚未聊
生而又復倭奴寇掠村野騷動力疲於轉輸軍需財
竭於應辦兵糧農事方殷轉輟鋤耰旱風又災年穀
不登加以築城之役而民力殫矣　殿下懇惻切至

一以撫育爲念特下　旨免逋負則爲守令者廢格
不行一切聚斂雖號爲蠲除實則督徵如前蠲免之
令直爲空文則何所益哉吏日以肥民日以瘠而國
家之元氣日以朘剝可勝痛哉民之飢饉莫甚於乙
巳丙辰而其病瘠困頓今年爲尤極焉如至明春又
將何爲伏願　殿下按有司壅上澤之罪復常平均
糶糴之制且廢朝流民之賣田雖已許還其主而立
限甚迫窮民朝夕且不保豈能卒辦其價以歸之乎
流民之未集以此也願自今寬還退之限卒令許還
則流民稍稍還集得復其業矣臣又聞廢寺之田許

令貧民折受而未有一民得受尺土者勢家巨室乘時據占冒托奴名專受一寺之田者皆是尚何小補於民哉至於見在之寺有何益於國家而不以其田并與之民乎伏願 殿下無間寺之廢不廢而一令折受又命臺官刷盡勢家冒受擇貧民之尤者而給之則斯亦恤民之一端爾

八曰革內帑國家內需之設古無其制唯唐之瓊林大盈頗類於此制而貯之未久軍民激怨非徒悖出遂致奉天之辱青史昭載殷鑑不遠而因循舊制未能革罷此不過諂神佞佛之資耳其爲聖朝累莫甚

焉唐臣陸贄之說曰作法於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
弊將安救況貧民出息以收其利予內需之奴憑勢
作威徵督無厭係累其妻子鞭韃其父兄至有一斗
之負而責其石焉一斛之入而督其釜焉飢寒小民
傾資悉產欲小蘇於醫瘡剜肉之餘而室已告磬曾
無一飽之歡以是轉殍溝壑而天門九重民瘼未達
可謂痛心伏願　殿下革罷內需以陳陳之積充入
國廩以代農民數年之租則民怨可弭而和氣可致
矣

九曰合郡縣惟我國家壤地褊小不能及中國之一

州郡縣之多三百有餘而大小懸絶尠影不同境界或過百里而至有不能二十里民口或過萬戶而至有不能百戶者其徭役徵課之不均固已不啻倍十而加以頑鈍嗜利之徒率皆媢竈行路出爲守宰則以殘賊弊民必充無厭之欲其忍虐縱暴何所不至今我國家恤民之意不爲不至而民之流亡凍餒不能自保者豈有他故郡縣多而守令之未得其人也爲今之計莫若郡縣之可倂者倂之可折者折之使之無過小過多之弊而賢能易得則彼小縣之民皆得以有養而自無歎息愁恨之聲矣沿革雖曰重事

因時損益與民宜之王者之政也
十曰警廢令惟我國家自祖宗以來良法美政不爲
少矣有司者視爲文具忽於奉行 殿下臨政以後
深慮于此屢下申明之 旨欲遵 先王成憲者誠
切至矣有司例以爲常然令之不行非令之病廢在
折簡盛行銓曹注擬之際折簡行則用賢能叙功勞
之令廢獄訟決讞之時折簡行則伸冤抑察淹滯之
令廢方伯屈考課之公守令而失字牧之道以至
營産業充口腹之徒遣家奴奉尺牘徵求於內外者
相續於道路噫嗜利無耻一至此哉令何由行俗何

由正乎至於女樂之不用於宴會者其令已布其律已定而爲政府舍人者非徒宴飲之用以爕調贊化之地爲恣淫縱情之所若畜妻妾無異前日其悖義邦憲莫此爲甚 殿下之令可謂行乎語曰去草不去根終當滋蔓臣固知不日月而女樂之復用也當臺諫伏閤請革之日 殿下過聽一二宰相之失議強拒不納其責安所歸乎諺云朝鮮之法下三日民之不信法無足恠也君施令於下而民以三日期之可勝痛哉伏願 殿下發令以信行令以必使之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孰不傾耳承聽惟所令哉

筵奏 出中宗實錄

中宗庚午九月甲寅朔十二日乙丑 上御朝講正言李膂論安潤德俞懷哲事及王后族親從良事反覆啓之不允領事柳順汀曰臣聞賤人必待有功然後從良王后族親從良者限外援例從良臣意以為未便援例者乃援其特恩之例也一時特恩不可以成例 上曰援例上言者雖多然不可一一從之必擇其可從者從之且考 先王朝事亦有限外從良者矣李膂曰俞懷哲事 殿下以大臣之言為重而留難不允為大臣者務勝於人而固守其前議以

拂公論亦大不可順汀曰我國三面受敵軍功爲大
大典雖有妾子限職之法不論得功者不得越限之
法雖妾子若有大功則可論賞故前日北征之時具
賢輝亦得越限受職臣又往上國見之千戶百戶者
亦皆横金頂王奔走於下其子孫亦世襲其爵以此
觀之懷哲有非常之功忝錄一等則越限陞堂上有
何不可李膂曰我國之事與上國之事有異順汀曰
臣見兩界之事如崔石寬姜孝福亦以賤微之人擢
用位至萬戶兩界之人以此爲勸若有邊警則爭先
赴功今聞懷哲之功如此豈可棄之李膂曰柳順汀

以兩界之事言之此皆欲固其前議亦不正之論也
上曰有奇功故以庚尊陞爲堂上豈可拘於常法
李脅曰具詮決杖之事 上意必慮其官吏濫殺無
辜其愛惜民命之意至矣此社稷之福也然古人云
刑不上大夫又曰欲投鼠而忌器又曰大臣有賜死
而無戮辱此皆待大臣之意也伏願察之 上曰宰
相决杖予亦未安然法當如是不可從也
十月甲申朔十八日辛丑 御朝講正言李脅曰前
朝鄭夢周人皆謂東方理學之宗東方丕禮久廢矣
夢周始加考定如崔致遠薛聰安裕亦皆配享文廟

以夢周依致遠等例從祀文廟則足以興起人材持平金碗亦曰贅言焉是 傳曰李贅所啓鄭夢周從祀文廟當否其令該司與三公同議而啓 三公啓曰鄭夢周前朝人物開國已久而無從祀之議今不可輕易議之令該司盡考其平生事迹然後臣等會于一處定議 傳曰可

附錄

自珍島移配濟州李弟強哉追到未及故詩以訣之　　仲兄忘軒

強停鳴櫓痛平生白日昭昭照弟兄若教精衛能

塡海一塊耽羅可步行

副提學公逸稿終

我從先祖雙梅堂先生禀珪璋之姿承簪笏之世
登歲立朝卓有建白爲 成中際經幄名臣而禍
厄之餘家世屢遭遺文實蹟蕩然無徵爲士林嗟
惜久矣歲乙亥冬雲仍等托族人鍾國抄出舊秘
閣所藏國朝實錄中疏啓及事蹟若干曾經史家
裁刪其首尾全完者無幾又戊午被竄後至甲子
間事蹟不少槪見乃於 中廟再召始書起廢二
字此其間知有闕文何者甲子之禍切緦之親幷
入收司先生於恧軒兄也又於廢朝數諫積忤萬
無安臥寢席之理而史無著焉豈王朝記載與私

家狀誌有異不爲一人致詳故歟竊惟先生少師
佔畢先生與同門名碩如蠹纓慵睡交相磋切其
於忠孝大關講明有素故歷觀前後進言陳義正
大指事精切一合古賢事君之道丁卯劄奏是循
廷諸臣所不敢開喙而七上霜簡愈進愈峻終使
醸禍元奸歛手而就之法其衛正扶社之功與空
言罵斥懸矣以若才學叢輙亨衢初若大爲之兆
而中値昏亂備經困厄於桁楊瘴海繼而痛纏鴒
邊雲視榮塗雖以後來　靖陵眷注之隆而北節
纔税旋卽告退終老於鷲山梅月之間以故位末

躋崇班澤未洽生靈此豈但先生之不幸而已哉今茲斷爛史錄只於立朝事行己不詳備況其居家處鄉論道講學之蹟又何從以考尋其萬一也嗚呼欷矣先生季弟副學公亦以文章氣節名一家三難炳烺青史而仲季二公俱無後嗣之傳天理末可知也日裔孫鍾洪鍾洵齎所謄草本一局訪余于陶溪之寓愀然而言曰吾書有幸得見先祖遺蹟不可以寂寥而不傳而散抄無緒譌舛甚多敢以梳櫛煩吾子且副學公文字之在實錄者并有謄本不忍其獨朽箱篋方擬附載卷末亦望

吾子之序次之也顧玆藐末門孫何敢當是屬而
揆以道理亦不敢固讓謹彙分類輯整頓篇第因
畧書顚趾于下方如此傍後孫濬衡謹書

雙梅堂先生逸稿卷之終

This book should be returned to the Library on or before the last date stamped below.

A fine of ten cents a day is incurred by retaining it beyond the specified time.

Please return promptly.

FOR USE IN LIBRARY ONLY

EAST-ASIAN LIB. - U. OF T.
3 1761 05150081 7

RESTRICTED SHELF